

第十一卷
第四期

HUMAN LIFE MAGAZINE



明汪雲龍繪

內政部登記內警臺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第一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賬戶八二五五號

功德法會圓滿結束
籌建紀念僧王佛教會議大廳

秦華佛教團體資助秦故僧王

定購處：星洲無盡燈社、檳城菩提學校、東埔寨中華正覺寺、菲律賓大菩提信願寺、印度佛教蓮社、越南龍華寺、臺灣菩提樹月刊、香港佛經流通處、檀香山檀華寺。

星洲如是我居啓

香港觀音義學創辦大光法師以大批棉衣救濟逃港漁民及一般難民

觀音義學創辦大光法師，以大批棉衣、毛毯、毛衫、等救濟逃港漁民及一般街頭露宿難民。緣以近數月來，本港陸續逃來許多漁民，枵腹單衣，流落街頭，厥狀至慘！大光法師乃本佛陀慈悲度生之旨，奔走各方，籌募棉衣，得海內外人士之同情支持，計募得棉衣、毛毯、毛衫四千餘件，於舊曆年前後，分在荃灣、青山、大埔、長洲、大澳、香港仔、調景嶺、及各難民徙置區街頭，就地散發予各赤貧難胞，受者莫不至為感激！據大光法師云：在本港龐大數字之難民羣中，此區區之數，其有助於救濟者，實微不足道，不過求其做到盡心而已。又悉：美籍法師，蘇曼迦羅，年前過港時，甚同情大光法師救濟之舉，曾當面捐助施衣救濟金一封，表隨喜云。

本書爲本居主人梵影法師身遊尼泊爾、印度、暹羅、緬甸諸佛國後所著，對有關佛國浮羅、聖地風羅，發出於筆端，躍現於紙上，誠爲佛教遊記中不可多得之史料。曾以「西遊散記」爲題，連載於臺灣菩提雜誌。並散登於海潮音、無盡燈、中國佛教各佛刊及南洋商報。全書十二萬餘字，文分三十節，珍貴攝影一百五十六幀，由著者友好及諸信衆出資印行，現已出版，除留五百分贈出資助印者外，其餘一千七百餘份，送交香港觀音義學流通，以所售之款，全數充作觀音義學建校經費，望各方善長仁翁，從速定購。既可親佳作，復能資助義學，一舉兩得，功德無量！

泰華佛教團體（包括各善堂）聯合資薦泰故僧王頌勒拍訖卡叻昭公摩鑾哇棲臘然旺功德法會，於本月一日開始舉行，一連三天，由本京十二佛教社分三天輪流誦經，至昨晚九時結束，各佛社善堂於功德法會結束後聯合舉行公祭大典，並獻金作為籌建「哇棲臘然旺」佛教會議大廈（紀念僧王）基金後，全部功德即告功德圓滿。

昨晚參加公祭泰故僧王大典之各教佛社各善堂出席者，計有：報德善堂董事長陳振敬，玄辰善堂理事長蕭錦錫，龍華佛教社理事長廖振祥，義和念佛社策萬金福壽壇佛教社理事長鄭漢村，光華佛教社理事長丁漢生，瑤寶亭佛教社理事長陳香圃，復陽善堂理事長劉美興，復元善堂理事長吳文漢，淨德佛社理事長郭明湖，萬界保宮亭理事長劉印靜，象山嶺山保宮亭理事長林木權，蓮邦佛教社理事長高鎮福，大光佛教社理事長蔡初萬，壽光佛教社理事長劉哲臣，萬華佛教社理事長杜和興，瑤池宮佛社理事長林針儂，普覺佛學社代表林賢偉，中和堂代表陳惠民，中華佛學研究社代表馬筱章及各佛社各善堂代表等共百餘人。

公祭泰故僧王儀式於昨晚九時十分開始，由報德堂董事長陳振敬為主祭，各佛社各善堂理事長為陪祭，各代表為與祭。公祭儀式舉行時由報德堂代表林景瑞為禮生，龍華佛教社代表林德潤，義和念佛敬德社代表鄭坤成為禮生，報德堂代表林蒼諤祭文。

公祭儀式先由泰國僧務院長頌勒拍汪那助禮佛後，公祭即行開始。



影合者祭公與長院務僧國泰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四期

發行人：東

主編：性

經理：鍾

地址：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
編輯部：新北投幽雅路一巷五號
地址：

律濱：瑞
今

南洋：廣

美 國 社 會 學 會

任
檀香山：祖

印

承 任主社分外國

檀香山：祖

印

承印者：宏昌

100

廠

地址：臺北市桂林路一〇六號
電話：三〇一六二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

、銀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劃撥帳號為「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臺幣參元

人 生 雜 誌 社 發 行

版出日十月四年八十四國民華中

西藏教胞燃起抗暴聖火



自共匪侵入西藏後，這一塊佛教聖地一直顯得不安，只以其環境特殊，交通不便，其抗暴的情況時隱時露，這次因共匪欲逮捕藏胞領袖達賴活佛，激發藏胞抗暴聖火，全藏僧侶都走出寺院參加抗暴革命，約有三十萬武裝藏胞，正與共匪展開血戰。拉薩近郊兩大寺院，已遭匪機攻擊焚燒。戰地不遠拉薩江孜，還有青海西康及昆崙西藏區域。著名的康巴族裔已殺死五萬匪軍。戰地處處有蔓延至全藏的可能，各地反共武力，正在匯集指向拉薩。

西藏教胞抗暴革命運動，並不自今日。自一九五六年共匪徵求寺院土地稅時，即喊出「我們的佛教已臨危險」的口號，向共匪宣戰。教胞所組織的游擊隊，經常攻擊匪軍，著名的岡馬族的游擊隊，在歷次戰中，死亡在一萬二千名至二萬名。共匪死亡人數，總在一萬人左右。岡馬族勇敢好戰，其兇悍早為人所畏懼，該族現遍佈在西藏東部多山地區，高達海拔一萬英尺至一萬三千英尺，該族為一純正佛教部落，對共匪誓不兩立，準備與共匪作殊死的決鬥！

在青海西康都有藏胞所組織護教義勇軍。因為共匪在青海方面殺害活佛與喇嘛多人，其中有卜楞寺前住持黃康活佛，現住持嘉穆活佛，此外有喇嘛五百人被殺。在西康方面被殺害的果洛地方的大喇嘛阿嘉堪那，他被匪槍刺光頭後，以滾水灌頂至死。又嘉墨林和白馬曲領日地方佛門弟子約二百餘人，最近集中押赴後藏日喀，從事勞動改造，因此，激起藏胞全面抗暴運動。北京偽政權目擊藏族抗暴革

命情勢嚴重，欲劫持藏族領袖達賴活佛赴北京，激起藏胞極烈反抗，促成最近藏胞抗暴革命主要的因素。

我們對西藏教胞，抗暴革命運動，應有特別瞭解與重視。

一、西藏是個佛教聖地，政教合一，以佛教代替政治，百分之百的藏胞，是服膺佛教慈悲，真誠，互敬互愛；極端自由的份子，共產主義與佛教思想，等同水火不能相容。一主慈悲、和平、真誠、一為殘暴、鬥爭、虛偽、前者重視人格尊嚴，崇尚道德。後者視人為物，否認人格，混絕人性。所以西藏教胞抗暴革命，不僅為爭取宗教自由，並且為爭取民主自由而革命。

二、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對於藏胞不獨承認其為五族共和平等的地位。而對藏族政教合一高度自治的願望，始終尊敬，從未干涉。亦未有一兵一卒進入西藏，這一個寬大的政策，為藏胞同胞所懷念。共匪佔據大陸後，首先其武力侵入西藏，強以唯物論觀念施於藏胞，干涉西藏政治，不特給藏胞精神上最大威脅，並且否認藏胞崇高精神信仰的價值，歷年殘害藏胞，剝削藏胞，使藏胞無法生存，所以西藏同胞這次反共抗暴，不僅為民族解放革命，亦復為民族生存而革命。

三、西藏教胞抗暴運動，它有固有傳統宗教信仰及傳統政教制度為其根源，這是藏族誓必堅持的信念，誰想推翻他的信念，誰就是他的敵人。馬克斯唯物論理論，是藏族思想與信仰上根本的敵人。所以現在藏胞抗暴革命，不啻是唯心論與唯物論戰爭，也是宗教與魔王的戰爭，共匪即使藉武力暫時收平這次革命，但藏族思想上抗暴是無法平息的，隨時隨地都有抗暴事件發生。這是一個偽信教自由，民族獨立，民主自由革

命的行動，這一個偉大的目標，不僅符合了自由中國人士的願望，且符合了自由世界人士意向。我們知道西藏教胞對現代化的戰爭，當然許多條件還不夠，但我們決不可低估他們抗暴的力量，他們的影響決不限於西藏，而會引起整個藏胞內人民的共鳴，所以其後果，不特決定西藏教胞的前途，且將決定整個鐵幕內的人民命運，這是大陸反共抗暴革命一部份，而與我們自由中國每一個佛教徒，每一個同胞都有密切關係。我們決不能袖手旁觀，聽任共匪宰割藏胞！

我們懇切的希望：

一、政府要迅速設法支援西藏教胞抗暴行動，展開對亞洲地區佛教國家宣傳，策勵亞洲佛教大聯合。

二、自由中國佛教團體迅速展開對東南亞洲佛教國家活動，發動海外華僑，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信仰，用各種方式援助藏胞。

三、籌組支援西藏佛教海外訪問團，爭取佛教國家的援助。

我們認定支援西藏抗暴，是我們佛教徒本分的事，因為西藏教胞這一個壯烈抗暴的行動，不會泯盡了千百年來世人誦說佛教徒為消極的，慈悲悲的，今天西藏教胞以鐵一般事實展開在國人面前，證明了佛教是個積極勇敢富有犧牲的宗教，在裝備不良，補給不足，環境惡劣，而與具有現代化的匪軍作戰，其勇敢犧牲的精神，殆為任何民族，任何宗教徒所不可及。希望國人，希望教友，應盡全力支援西藏教胞抗暴到底，總統在告西藏同胞書中，已明白表示政府對藏胞的關切，並允盡力援助。我們應該擁護 總統這一個偉大的昭告！

「硬說地獄是天堂」

·南方·

這是大陸人民歌謠「人民公社」的一句哀詠！共匪統治大陸，僅僅九年間，開得天翻地覆。從「土改」、「清算」、「圍剿」、「三反」、「五反」、「到「屠殺」、「分屍」、「勞改」、「充軍」，犧牲暴政下的人民，何止三千萬？被折散的家庭，總在兩千萬以上，其餘未被折散的家庭，共匪利用各種名目，把每個家庭男女老幼分別加入「農協」、「青聯」、「婦女」、「老人」、「兒童」，家庭婦女等會組織；分別控制，使每個家庭人員，都經共匪洗腦、改造，每個人都變成共匪的情報員。家庭中秘密的生活，個人的言行，都要向共匪報告；溫暖的家庭，變成冷酷恐怖，猜疑的場所。子控父，女控母，種種倫常喪盡的罪惡，不斷演出。如此的殘暴，還不算止。去年八月，變本加厲，如瘋狂一般策劃「人民公社」運動，把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集中編組，集體施行軍事管理，各人住公共宿舍，吃公共食堂飯，穿「公社」衣服，人民除掉肉體以外，無一樣為自己所有，一律歸於「公社」，連兒女、老婆，都不能視為私有，私有制度，徹底廢除。共匪認家制度，是實行共產主義的障礙，企圖消滅人類家庭制度，驅策六億五千萬人民過着牛馬「公社」化生活。自「公社」成立後，全國各階層展開強烈反暴運動；西藏、新疆、蒙古一帶人民反抗，尤為極烈。

一、「人民公社」是人間地獄。

現在根據各方報告「人民公社」的內容，簡略地剖述如下：
一、「人民公社」，是從一億一千萬農戶所組成七十五萬「集體農場」，合併而來。現在大陸「人民公社」，至少已有二萬六千餘個，每社包括農

戶，小則八千戶，大則二萬戶不等，在政治上企圖全面控制農民，徹底消滅人民反抗運動。
二、「人民公社」，暫以一鄉一社，還要擴充到一縣一社。「公社」將成為共匪政治單位。不僅農、工、商、學、經濟、文化、受其控制，即黨、政、軍、也都被扼住咽喉。在經濟上企圖以農業支持輕工業，輕工業支持重工業。
三、「人民所有」，土地、林木、菜園、魚塘、耕牛、農具、建築、礦、場、房基、牲畜、乃至鍋盆之類，一律屬於「公社」所有，社員只有一雙筷子一個碗，一捲鋪蓋，食堂吃飯，宿舍睡覺。現共有二百六十五萬公共食堂，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戶已加食堂，按人定量，實行飯票制。在軍事上企圖實行全國皆兵，擴大侵略。
四、「人民公社」，所舉辦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縫紉組、理髮室、浴室、洗衣組、鞋工組、幸福院、老幼男女，從十二歲至六十歲，分別加入各組，勞動生產。據共匪報告，現新增婦女勞動已達五千萬人以上。從天亮做到天黑，從幼做到老。每月所獲報酬，約為幣貳元。其餘不能勞動的兒童，名曰送交托兒所，實送進囚籠，老人名曰送進幸福院，實送進鬼門關，飯又硬，米又糙，吃不飽，穿不暖，苟延殘喘，明明是活地獄，還說是天堂！

二、「人民公社」是人類公敵。

奴役人民的「公社」制度，不僅遭受國內各階層反抗，即英、美與東歐各共產國家，都為之震驚，紛紛抨擊：

一、美國務卿杜勒斯，指出「中共正在瘋狂地以一種落伍的集體奴役制度，標榜為「公社」制度者，強施於中國大陸六億五千萬人民，……人類的

第十一卷·第四期

目錄

封面：觀音大士像明朝汪雲龍繪	南方	2
西藏教胞燃起抗暴聖火	南方	3
硬說地獄是天堂	南方	5
臺北佛教文化界支援藏胞抗暴宣言	文	9
佛教對人生的看法	圓	10
八世紀以後的印度哲學	周宣德	14
人生信箱	東	15
佛說法華經的因緣	泉	17
愛患之來愛患之去	張廷榮	20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	22
蓋樓的故事	謝冰瑩	23
雲海和櫻花	無	24
三十兩金得來的善報	胡國偉	25
被遺忘了的大屯幽瀑	夢	26
見聞錄	劉	27
國內外佛教新聞	...	...
稿約	...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藝，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
三、凡攻訐私人，譏諷漫罵以及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
四、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

個性與人格被剝奪，每一人祇當作一個物質單位來對待，其價值不過是國家的一名勞工而已！」

二、美新聞記者報：「中共人民公社」：歷史上從未有如此殘酷的龐大改革，家庭為人類社會核心，在中國過去偉大文化中，家庭有特別光榮的地位，但將被一掃而光，男女老幼成為國家的工具，兒童亦只先在半月內與父母相聚一次，……大陸成為「毛澤東奴隸之邦」。

三、美國週刊，抨「人民公社」制度，為集體主義的幽靈，其公開的恐怖，絕滅人性及窮凶極惡的野心，已使過去共產黨集團的任何罪惡，如小巫見大巫。

四、美時代雜誌說：「人民公社」是一個龐大的「人類家畜場」。

此外，東歐共產國家，南共首先猛烈抨擊中共，「在實行可怕的修正主義，並認為這種做法，對國際共產思想與國際社會主義活動，將有重大損害」。波蘭、捷克等共產黨，「認為中共的步伐已越蘇俄」，頗為驚異。共匪的上司赫魯雪夫、米高揚都加以指責。赫魯雪夫說：「人民公社為落伍的反動的東西」。米高揚說：「公社」乃「蘇俄早已唾棄的東西」。國際政治的政客尼黑魯說：「我將反對如此嚴苛的桎梏」。

可見「人民公社」是一切殘暴的總集成。連列寧、史達林、赫魯雪夫，都不敢冒險嘗試。就是葬身於倫敦的馬克斯，也會從墳墓裏爬出來，申斥這個不肖魔孫大妄為。

印度社會學家薩德爾卡爾氏，身歷其境，訪問大陸，他說：「今日中國大陸簡直成為一個大動物園，比一切的地獄加起來，更為可怖」。

話雖如此說：動物園動物，每日不必勞動辛苦，並且吃得好，吃得飽，安全保障。雖可以終日住在一起，談情說愛，生下來的小動物也可以盡量愛護，有充分家庭的溫暖。「公社」的社員，從朝做到暮，每日吃不飽，穿不暖，夫妻只許週末聚會一次，兒童一生下來，便從母親身邊帶交托兒所，從

此母子生離。等於一個人從母親身邊奪走一隻雞蛋一樣，毫無情感，溫暖，人死了也不葬，廢物利用，送進製肥場向死人索肥料。人民公社，怎能比得上動物園，這是史無前例的暴政！是人類公敵！

三、「人民公社」，人性泯絕。

馬列主義的信徒，視人如物，根本沒有絲毫情感存在。有的只是恐怖，仇恨，憤怒。「人民公社」，不僅泯絕人性，破壞了立國根本家庭制度，且毀滅了社會優良的秩序，切斷了兒女與父母間，人與人間，男人與女人之間連結關係。誰也不敢再信他有兒女，或妻子與朋友，因為所出來的兒子，都交給托兒所，從幼脫離父母，為國家所有。一月或二月只許父母探望一次，夫妻只許週末聚會一次，如隔遠了，三月兩月也見不到一面，還談什麼夫妻關係？去年十月「人民日報」報告：說青年婦女和男子一樣，行動軍事化，吃飯在地，睡覺在地，隨地扎營，自從戰國營成立後，十天十夜沒有一人離開崗位，戰國員三過家門不回家。這是共匪斷絕夫婦的事實。夫妻除掉對黨忠誠外，無所謂忠誠，除對老大哥之愛外，無所謂愛情。父母兒女間關係既經改變，生產公社化，父母子女間財產繼承權，固然消失，父母對子女，自幼即脫離，已不負教育撫養的責任，子女對父母也沒有瞻養義務。「公社」化以後，人類將六親不認，沒有父母，沒有子女，沒有倫常，沒有孝道，沒有親族，沒有宗教，沒有真理，沒有聖賢，沒有尊卑，沒有笑容，沒有情感，沒有廉恥，沒有人格，一切的一切都歸於人性泯絕。

四、人性必終戰勝一切

今日大陸人民，在「公社化」暴政下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不特毀滅人倫道德，也毀滅了人格尊嚴，否認了人權，絕不能為人民所能容忍的，而人性的力量是無比的強大。大陸人民反抗暴政的運動，隨時隨地都有發生的可能。我們要推翻這個史無

前例暴政，首先要瞭解共匪為什麼要消滅家庭制度？

一、共匪認為家庭制度，是人類私有財產的根源，一切生活資料的佔有，生產資料的分配，均自家庭始，家庭制度為個人主義及私產主義的起源，是實施共產主義，基本的障礙，故必需徹底消滅家庭制度。

二、馬列主義基本觀念，就是唯物論，一切唯神論，唯心論，都是馬列主義的仇敵。而唯心論基本觀念，就是人倫、道德、人格、種族、情感、友誼，這許多觀念，都建立在家庭制度上。是直接威脅馬列主義唯物論理論，為解除唯物論思想的威脅，必需摧毀家庭制度。

三、共匪認為家庭制度的習慣，父母傳統的觀念，唯心論的教育，對於兒童心理有決定性影響，所以必需消滅家庭制度，否定人性，培養黨性，兒童自幼灌輸馬列主義思想，養成集體生活習慣，將來黨性必定堅強，以代替與身俱來的人性。

我們是服膺佛陀慈悲主義，崇尚道德，尊重人格的人。看到共匪這些瘋狂的措置，真如千百萬矛刺在心頭，使我們痛心萬分。我們堅決的相信人性不會滅。誰想毀滅人性，誰就會被人性所滅，現在還是人類的世界，人類的世界的結合，是基於人倫、情感、友愛、道德、真理，人性必終戰勝一切。我要懇切呼籲我們的政府當局：

一、要積極發揚人倫道德教育，敬老尊賢，孝悌忠信。

二、要積極重整社會道德，加強國民對傳統文化宗教的信心。

三、要積極協助宗教文化教育發展，以補助社會教育之不足。（這裡所謂宗教，乃指佛教而言）

四、要積極禁止有傷社會風化及佛教文化的黃色書刊、電影、茶室、酒家。

五、大專學校要提倡讀經，設宗教修身一課。

臺北佛教文化界支援藏胞抗暴及揭露共匪危害國教大民會宣言

我們確信，佛教是確保自由，維護平等，解脫衆苦的永恒真理。佛教不僅保障人生的權利；重視人生的尊嚴，更指導人生歸向於正趣。因此，我們信仰佛教，履踐佛教，並且努力於弘揚佛教。

我們確信，共匪所違奉的謬論，是背離佛教的毒素；共匪所煽動的仇恨心理，是違逆佛教和合精神的罪行；共匪所推行的恐怖政策，更是敵對佛教慈悲願行的暴政。因此，我們不斷的開斥邪說，不斷的護持正法，不斷的呼籲救國護教，不斷的聯合信徒反抗共匪的殘酷手段，却是與日俱增的變本加厲！在其長時期的大剝削，大迫害、大屠殺之後，近又強行了「人民公社」運動，使鐵幕內六億多同胞而臨了史無前例的浩劫。

在此一暴政下，否定了人的價值，掠奪了人的權利，玷污了人的尊嚴，束縛了人的意志！人類社會所賴以形成的家庭，首遭其摧毀；人類文化最高結晶的道德倫理，悉被其消滅；人類以智慧所積聚的文明，更被其徹底粉碎！形成了最黑暗的時代，製造出最殘酷的人間地獄！

而佛教所受到的摧殘破壞，尤為悲慘，更形澈底！拆毀寺廟，移築「土高爐」、「土窖」，瓦解了僧團，強編「羅漢隊」、「尼姑隊」，在邪惡的「風雪夜戰」、「挑燈夜戰」等口號下，或放逐到荒涼的「大墾區」裏逼迫奴役，或驅趕到半原始的「土高爐」邊，壓榨血汗，莫不是迫切的等待正義力量的援救，莫不是焦痛的等待真理之光的朗照！不堪長期忍受蹂躪的同胞們，已從四面八方匯集起一股洶湧澎湃的反共怒潮。佛教徒們並在這一「護法」的大旗，本大無畏的悲願，不分部落，不分族姓，一致團結在僧團的領導下，展開了反共抗暴護法衛教的革命行動！情形的悲壯和慘烈，已經震驚了自由世界十餘億人們！

我們要指出，這種不顧自我犧牲，而救人救世的壯舉，正是大乘佛法所昭示的大慈大悲菩薩精神，而實踐救苦救難的菩薩行爲！凡是正信佛法的信徒們，在今日都應發「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大願，去作莊嚴國土，淨化世界的大行。爲真理，爲正義予藏胞們以有力的支持；爲延續慧命，爲正法永住，勇敢的站起來，積極的進行復國護教行動。

人生雜誌社
海潮雜誌社
今日佛教雜誌社
佛教青年雜誌社
覺世旬刊社
同啓

(上接第十六頁)

中，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又說：「我見佛子等，無量千萬億，咸以恭敬心，皆來至佛所，曾從諸佛聞，方便所說法，我即作是念，如來所以出，爲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又說：「我爲諸法王，普告諸大衆，但以一乘道，教化諸菩薩，無聲聞弟子」。是皆如來設教之終的經文，亦是顯一乘實相，爲經中的正義。又說：「吾從成佛以來，種種因緣，譬喻言詞，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是講佛從成道至入滅，中間所作之事，純爲利益衆生，拔苦與樂。可見此經內容，從始至終，中間所作，及出世本懷，發揮殆盡，爲諸經所無，亦是本經的特點。故教觀綱宗說：「法華是括盡本經二門，具明如來本迹之廣遠」，便是八、一代獨絕五時中最——這是講佛一代時教之中，無論信、解、行、證，都以此經爲最上，爲最妙，獨絕無倫，也是佛一生所說的教法中，以此經爲第一，如經說：「諸佛與出世，懸遠值過難，正使出於世，說是法亦難，無量無數劫，聞是法亦難，譬喻優曇花，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爲已供養」；三世一切佛，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又說：「是諸經之王，聞已諦思惟，當知是等人，近於佛智慧」。又說：「一手把虛空，而以遊行，亦未爲難；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爲其尊」，如是經文，都是佛讚歎此經，其妙處爲諸經所無，所以本經叫作妙法蓮華。

本經共二十八品，前十四品開權顯實，後十四品開顯顯本，其中八品都是顯一個妙字，所以智者九句所談，是談一個妙字；荊溪尊者「十不二門」，爲最徹底，所以凡學佛的人，不管出家在家，對法華經都要受持讀誦，徹底了解，窮而究之，希望有一天，能豁然悟此妙理，而起妙行，證此妙果，才不負自己學佛的期望，也不負佛說此經的目的。

五九年二月寫于檀香山中華佛教總會禮華寺

佛教對人生的看法

·文珠·



佛，是人類中的覺悟者。佛教，是佛本人覺悟了人生的真諦後，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道理以及教導我人發掘真理的方法的言教；在佛陀的一代言教中，常常討論到出世的問題，同時排斥世間法是無常的、苦的、空的、無我而不淨的，而鼓勵我人放棄世間物質私慾的短暫享受而追求出世真常的法樂；因此，很多人都誤會佛教是悲觀的出世的，逃避現實的，只懂得替死人作活計，以求死後的歸宿，而忽視現實人生的問題。其實，佛教並不是悲觀，出世，逃避現實，更不是專替死人設想，相反地，佛教是以人生為中心思想的宗教，而且是特別注重現實人生（娑婆世界的眾生）的宗教，佛雖把一切有生命有精神活動的有情分為四聖六凡，但六道中眾生，其餘五道不是太苦，便是太樂，不容易改往修來，唯有人道眾生，苦樂交參，且具有較高的思想和理智，能止惡行善，至於出世四聖，亦是以人生為進化的基礎，換句話說，出世四聖都是在現實人生中，不斷地改善自己，淨化自己，昇華自己而成的。所謂：人成即佛成，上聖期證佛果妙樂，固要從淨化人生入手，下要避三塗痛苦，又何嘗不是要從改善人生方面下工夫呢？再說，佛教裡面雖常談及十方淨土，但却特別注重我們這個現實世界，因為我們這個現實娑婆世界裡，是充滿煩惱、仇恨、戰爭、殘殺、荒淫、怪食、妬忌種種恐怖不安的現象，佛為了要把這惡濁而恐怖的現實世界，改變為人間淨土，所以誕生

於人間，長成於人間，覺悟於人間，說法於人間，以人生為化導的對象，以人生為建立佛教的基礎，亦以人生為組織真善美人生的基層。所以佛教教育，是發展人格的教育，佛教哲學，是闡明人性的哲學，佛教道德是著重人倫的道德，佛教文化是開拓人類精神文明的文化，佛教科學，是分析宇宙人生的構造和形成的最高因素的說明，他的出發點是闡明人生，改善人生，他的目的是昇華人生，完成人生，誰說佛教是與人生脫了節專為死人着想的宗教呢？現在，為了使「佛教對人生的看法」明朗化，可分二點來闡明。

一、從消極跨進積極的人生觀

世間學說，無論是哲學或倫理學，對於人生的觀點都難得一致的，在哲學方面固有各種不同的哲學，而倫理學方面，亦有經驗論、進化論、與社會論的快樂說，直覺的理想說，以及有禁欲循環說，自我實現說，乃至人格發展說等種種不同的人生觀。總之，世界人類，各因其個性、感受、經驗、境遇、教育、環境、生理狀態、時代潮流、民族精神等所影響，而無形中構成很多不同的人生觀，在時間方面，古代的人生觀，是側重意欲的生活，或人倫的生活，其理想在道德之實踐，中世紀的人生觀，偏重於情欲的生活，或信仰的生活，其理想在靈魂之安慰，近代的人生觀，則注重知的生活，或科學的生活，其理想在物質之享受，但現代的人生觀，却注重情意之調和，其理想在求人格美滿之發展，社會文化之進步，若在空間而言，各人對人

生所抱的觀感與態度，亦有很多不同，例如有人以生為萬戶侯，死垂勳名於竹帛，是人生最快樂的，有人以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需身後千載名，而且觸目且詠，陶陶昏昏，只顧及時行樂的，既有悟蝸牛角上無事之足爭，石火光中，且寄此身於浮世，而仰天長嘯，雖然神傷的人，亦有遁迹江湖，寄情山水，不問時政之得失，不較庸俗之毀譽，而優哉游哉以自適其樂的人。固然有人棲棲遑遑，憂時憤世，仰悲鳳鳴，俯歎匏瓜，而急欲匡國濟民，立己立人，亦復有人曠觀塵世，覺人生如岸頭離離之草，命運如江邊不繫之舟，而壯志消沉，頹然自失。凡此種種態度，都因各人的環境與遭遇不同所形成的人生觀，但概言之，可分為樂觀的，悲觀的，以及改善的三種人生觀。

A 樂觀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對於人生是抱着極其樂觀態度，雖然我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會遇到一些所謂渾水旱魃、疾風迅雷、酷暑嚴寒、地震海嘯等自然界的災異，以及人與人間陰謀詭計，欺詐虛偽、攻訐謗毀、陷害殺戮等人事界的人禍，但樂觀者並不以此自然惡害或人為惡害為罪惡，反以此為刺激人類精神向上發展的原動力。古來持此樂觀態度的頗不乏人，如古希臘之黑拉克勒特（Heraclitus）認神的理性為變化流轉中，常住不變之法則，我人能遵此理性命令而行，自可臻乎至善。但黑氏又認為萬有因相反衝突而起，善惡原為對立的，無惡則不成其善，無善又何以見其惡？所以是一種相對的樂天論，此外蘇道亞派的克利安德（Cleantes）克利西保（Chrysippus）以及賴布尼士等的宗教樂天論。賴氏認為世界為神依其無上理性而創造的，所以原至善，至於惡的存在，不過增加善之光輝而已，無傷於宇宙本體之至善，所以是宗教的樂天論，我國孔子的「知命樂道」和「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亦是樂觀派的代表者。

B 悲觀的人生觀：持悲觀態度的人，則否定人

生存在之意義及價值，而常抱厭世的觀念，認為現實世界中，無論是自然現象抑或社會現象，皆足以使人悲感，尤其人生之痛苦總量，實較快樂為甚，快樂常伴痛苦而來的，所以人生根本沒有快樂可言，西洋古代首倡此論的，當推基列內學派赫格西亞斯（Hegesias），赫氏認為精神之快樂，當比肉體的快樂為悠久，消極的無痛苦，當較積極的享樂為易得，因而鼓勵人自殺，以「自殺為人生最善之發明」。至於叔本華更表示其絕對的悲觀態度，叔氏認為宇宙之本質為意志，一切無生物之相互作用，及有生物之成長發達，皆不外盲目的意志之表現，人生始終為此盲目之意志所支配所驅使，常追逐於無窮欲望以求滿足，因此，罪惡苦惱，亦隨之而愈加劇。是的人生斯世，為最大之罪惡，生不如速死，死不如速朽，在中國方面首倡厭世主義的，當推老莊，老子認為我的肉體為利慾之本，罪惡之源，所以說：「我有大患，為我有身」。其他如列子、揚子、莊子等，亦均視人生如寄，死如歸，同是絕對的悲觀者，不過他們由於罪惡痛苦之觀感，一變為鍊丹服藥之修行，妄冀羽化登仙，換言之，初則由於厭世而出發，終轉變於快樂，有異於西方初由追求快樂而出發，終至於悲觀而已，但同是對現實人生抱悲觀厭世的態度，故同為悲觀者。

C 改善的人生觀，此派依據科學的知識，與歷史的事實，而論人類社會之狀態，認為悲觀與樂觀者，僅注重人生之一面，誠非正確的見解，人世原有罪惡苦惱之存在，究為不可掩之事實，但吾人能努力抑制罪惡，輕減苦惱，則社會一切現象，均可逐漸改善，而達於進步的理想，所以改善論者一方面摒棄絕對的厭世觀，而取相對的厭世觀，另一方面又排斥消極的樂天觀，而取積極的樂天觀。確信人生非如樂天論者所見的完美，亦非悲觀者所見的絕望，而是能改善一切社會的生活，增高人類道德的觀念，以發揮人格最高的價值，此派之代表者，當

推詹姆士之學說，詹氏認為宇宙是多元的，這多元的宇宙為永遠未決定，繼續創造之過程，所以我人應一往直前，各盡其努力，從事於永遠之建設，忠實於正義之理想，才有價值可言。這種言論，並非基於宿命論之厭世的悲觀，亦非基於絕對論者之空漠的樂觀，而是基於實行世界改善主義之信條，所以詹氏的改善的人生觀，是著重實行奮鬥，共同努力，以冀逐漸改善人類社會的。

以上三種人生觀並非絕對如此，樂觀者有時因情意之阻抑，時勢之壓迫，均會改變其樂觀的態度，同樣，悲觀者因心理之變化，環境之轉移，或情緒之愉快，亦得改變其厭世的悲觀，所以樂觀者未必盡否認人世罪惡苦惱之存在，反之，悲觀者亦未必盡否認人世美善價值之事實，至於改善所抱的態度，亦未必專一不變，純而無復的，不過只就其一時之態度所傾向而言吧了。樂觀者祇見到人生虛幻的一面，而不見人生陰暗的一面，而悲觀者則只見到人生陰暗的一面，而未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至於改善論者，雖主張吾人刻苦奮鬥，永遠向着無限美滿理想世界而進行，繼續努力，繼續創造，既不流於樂觀者的開放，亦不陷於悲觀者之捨棄，視命之開拓，只在個人之奮鬥，理想之實現，只在個人之努力，而世界文化之進步，則在人類共同之合作，這對於人生社會雖不無貢獻，但對於人生究竟為何存在？人生究竟應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始有人之所以為人之意義？人生之理想究為何？人生生從何來，死復何往？人生的罪惡與痛苦怎樣發生的？如何着手進行，才能改善現實社會之罪惡與痛苦？却缺乏明顯而詳盡的說明。

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自從覺悟宇宙人生之真諦後，不但透視人面黑暗的一面，同時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不但了達人生痛苦的來源，而且發明解除痛苦的方法，不但懂得人生應如何做人，而且豎立了人生最高的理想，不但教我人消極地克服

自己，同時教我人積極地開拓自己；因為佛陀透視了人生黑暗的一面，深知現實人生是痛苦的，其苦惱較任何生物為多，人生是罪惡的，其罪惡實較任何空間為劇，但這些痛苦與罪惡並不是真實的，甚至連我人這個四大和合而成的肉體也是不真實的，只是我人心中所幻現的假我以及影像而已，這些由真心所幻現的現象，都是無常迅速，變遷不停的，人生生老病死的循環，宇宙有成住壞空的變化，所謂：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壞，從來沒有永生而是不死，也沒有成者永住而不壞，因為成壞生死的緣故，所以人世一切都是無常的，空而無我的，但就在這無常苦空無我的生滅法中，却蘊藏着一個高貴的真理生命，這個真理生命不但是我們人本具的理體，亦是宇宙萬有的本質，這本質原是清淨的，決不像現象界的複雜和醜陋，原是常住的，不生也不滅，不增也不減的，絕對不像萬物的變壞和生命假我的短暫，人生的意義，並不在於虛幻現象的物質享受，而是在於真理生命的發掘，人生的價值並不在於金錢地位的顯赫，而是在於真理生命的證得，但可惜我人一向被物慾的蒙蔽，無法透視物質的虛偽，更無法突出物慾的包圍，致使積年累月，勞碌碌碌地奔逐於名利場中為物所役，甚至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慾享受，不擇手段地去破壞他人的幸福，甚至犧牲他人的性命亦在所不惜，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因此，不但社會愈來愈凌亂，人生愈來愈痛苦，而我人的真理生命，也愈來愈沉淪而無法抬頭，佛陀為了解除人生的痛苦，為了洗刷社會的污穢，為了突破人世的黑暗更為了搶救我人沉淪已久的真理生命，所以一方面消極地以五戒十善的條律來規範我人的身心，淨化我人的社會，使我人取得做人的資格，然後進一步教我人修習四諦或十二因緣的法門，以發掘我人的真理生命，因為：

①人類最重要的莫過於求生存：貪生怕死，人

之常情，所以人類在日常生活最重視的莫過於生命，而對他人所要求的，至少亦要不妨害我的生存，反之，他人所要求的於我的，亦至少要不妨害他的生存，假如我妨害他人的生存，將為國家法律所不許；他人妨害我的生存，亦為社會道德所不容，何況人與人之間一旦互相殘殺，將會釀成彌天大禍呢！現在，國際的戰火瀰漫，就是人類殺心熾盛的表現。爲了挽救世界於狂瀾，佛教教人不應殺生，不但不可殺人，甚至凡有生命的動物，亦皆不殺，以培養我人的仁慈心，愛護心救護，然後推己及人去愛國家，愛民族，甚至愛全世界全人類，以肅清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仇視，取消社會上互相殘殺的行爲，使人人生命得以保障。所以，提倡佛教五戒中的不殺生戒，不僅是發揮人類天性的仁慈德性，而且是挽救世界危機，安定人生社會的良好方法。

②人類有了正報的身體，便有依報物質的生活需要，但這些生活的需要，既不應由豪奪巧取而得，更不應由偷竊拐騙，甚至奸詐勒索搶劫而來，我們應該取自正當的職業，得於個己的勞力，使人與人之間和諧同處，共有共享，現在社會上的搶劫，失竊案件層出不窮，就是不務正業，見利忘義的人太多了，佛教教人應該寡欲知足，樂道安貧，見利思義，以養成清廉的美德，取締人與人互相掠奪，互相侵佔，使人人財產都獲得保障，所以推行佛教的不偷盜戒，不獨能減少社會上許多貪污枉法掠奪侵佔的罪行，還可以增加社會人生的福利。維持社會的秩序。

③人類爲了延續宗嗣生生不已，所以需要男婚女嫁，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但除了夫婦關係外，若違背法律禮教而通姦邪淫的話，不但亂倫無道，且亦傷乎社會道德，所以佛教教人不能邪淫，以培養個人的私德，以尊重他人的人格，如果人能實踐佛的不邪淫戒，自能消滅傷風敗德之罪行於無形，而建立善良的風化和社會道德。

④人生爲了要維持生存與進步，所以人與人之間，必要誠實相處，尤其言爲心聲，說話更要誠實可靠，不誠實的妄語，是世界人類最頑巨的敵，今日世界人類之所以不能真誠合作，甚至勾心鬭角恐怖競爭，就是因爲彼此都在說謊，言行不能一致的緣故，佛教教人不要講妄語，包括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因爲，花言巧語——綺語、辭句綺麗，動人聽聞，但卻虛多實少，爲患無窮，挑撥離間，刁唆是非的說話——兩舌，能使人骨肉離散，親愛成仇，小之害人家幸福，大則破壞世界和平，而譏訕嘲笑及種種罵詈的惡口，能惹起怨恨，小則破壞雙方友愛，大則激發對方的憤恨仇視，甚至爲戰鬪的導火線。所以綺語，兩舌惡口，都非切實的說話，故屬妄語中攝。如果人能實踐佛的不妄語戒，則豈獨能取締現實世界互相說謊勾心鬭角的恐怖氣氛，還能建立人與人互相信實，真誠合作的基礎呢！

⑤人生於世起碼的條件，是要不殺生，不偷盜，因爲不殺不盜而培養仁義的美德，外而使人人的生命與財產得以保障，同時不邪淫、不妄語、內能建立禮節與誠信的私德，外而教化俗真誠合作，才有資格稱之爲人，否則，雖生而爲人，却尚未得爲之人；因爲人不可破壞做人的條件，就要禁絕不良的嗜好，特別是酒，因爲酒是含有刺激性的飲料，使人飲了喪失理智，昏醉糊塗，內在的三毒波浪更爲之翻騰，社會上的酒後行竊（貪），酒後行兇（瞋），酒後非禮（痴），以及其他酒後不正當的罪惡行爲，都是由外來酒精刺激起內在的三毒所致，因此佛教教人戒酒，就是防患於未然，同時如能舉世戒酒，不但可能減少社會的罪惡，維持秩序，更能提高人民的理智，增進社會的文明。

不殺生而仁愛，不偷盜而義利，不邪淫而禮節，是身業清淨，不妄語而誠信，是口業清淨，不飲酒而正智，是意業清淨，這與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

智信是不謀而合，所不同的是儒家從效果方面着眼，而佛陀則從因中去實踐，防患於未然而已，同時佛教對人生的看法，並不止於此，否則將使其崇高與超越的條件。佛教之所以超乎世界其他宗教之上，而值得我人的珍視和推動的原因，就是因爲佛陀以此五戒來作我人生活的規則，淨化我人的身口意，三業使我們取得做人的資格，以奠下成佛基礎之後，進而開示四諦（苦集滅道）以及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的真理，使我人了解緣起性空的真諦，知道這因緣和合而成的四大色身，不但是空的，無我的，在時間方面是那麽短暫，在空間方面又是那麽渺小，而且在生理上有生老病死與組織不健全種種痛苦，在心理上有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等苦，在自然界有酷暑嚴冬，水火風災，飢荒瘟疫等苦，而人事界又有冤憎會苦，互相仇視，互相殘殺，互相侵掠等苦，總之，人生之痛苦是無窮無盡的，但這些痛苦是由何而來的呢？是上帝創造的嗎？不！自然產生的麼？也不。那麼是誰的傑作呢？是自己，完全是自己內心的無明煩惱積集而作業，而招感得來的苦果，如要解說人生的痛苦，首先就要掃蕩煩惱的苦因，所謂擒賊先擒王，斬草必除根，所以佛教教人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消極地摒棄外在的物慾克制內在的煩惱，積極地修習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以開拓智慧之領域，擴展精神界的文明，使我在憂悲憤懣中，突出物質的囚籠，掃除私慾的障礙，以發揮內在的生命力，在煩惱窘迫下，擊破煩惱的枷鎖，粉碎生死的縛束，使沈淪已久的真理生命得以甦醒，得以抬頭，以昇華到人生最高的境界，獲證真理生命的自由幸福，寧靜與快樂。所以佛教對現實人生的看法，是由消極而跨進積極的，主張吾人消極地克服自己改善自己，使自己成爲一個賢人，然後積極地開拓自己，昇華自己。使自己進入聖域，成爲一個出世的聖者。

二、從出世而入世的人生觀

我們雖從消極跨進積極，從改善人生進而昇華人生，使自己的真生命，從物慾的黑暗以及煩惱的枷鎖中解脫出來，以恢復本來面目，但這只是自利的工作，還沒有盡到利他的責任，只是培養了個己的私德，還沒有建立服務的公德，這樣的人生雖然超人，但並不是完人，佛教人生的目的並不止於超人，而是止於完人，佛教人生的工作並不止於自利，而着重於利他，自利僅是利他的基礎而已，所以我們要在自利之後，進而利他，在出世之後再來入世，以期由凡人昇為賢人聖人之後再進而為超人，由超人進而為完人。至於佛教入世的應用，就是菩薩入世積極的工作，菩薩的工作是廣深遠，永恆不息的，亦非在有限的時間內所能一一介紹出來，故就其比較顯著的略述於下：

①服務的精神：孫中山先生認為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所以提倡人人為我，我為人的主義，但佛說：菩薩應以弘法為任務，利生為事業，所以，菩薩入世工作，常抱着眾生無邊誓願度的悲願，以及「恒順眾生」的意志，無條件地積極為眾生服務。在服務期間，常為眾生不請之友，只要對方用得着自己協助的地方，便自動地不取酬地替對方解除困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義之所至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亦在所不惜，以錢來解除他人的痛苦，是財布施，以力來協助他人的危難，甚至犧牲自己是無畏施，或以智謀來替人排難解紛，或教以正法，是法布施，菩薩雖以財施法施無畏施為工具去替眾生服務，但內不見有能服務的我，外不見有為他服務的眾生，中間亦不見有服務的機智、手段、工具，三輪體空，所以菩薩的服務精神，正是六度中的布施。

②誠懇的態度：這包括一切有關私德的行為，菩薩入俗利生，待人接物，無不內存誠實，外表恭

懇，律已以嚴，待人以寬，所謂：律已常帶秋氣，待人如處春風，嚴以克己，是攝律儀戒，寬厚待人，攝為說法，是攝善法戒，及利益有情戒，所以菩薩入世的誠懇態度，就是六度中的持戒。

③堅忍的毅力：菩薩入世工作，無不抱着極度誠懇的態度，去為眾生服務，行人之所難行，做人之所不做，所謂：以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處處表現出他那崇高的理想，超越的意志，和偉大的抱負，在在都教人仰佩與服從當然獲得世人的愛戴，受到羣衆的歌頌，但另一方面，在這羣人皆醉的五濁惡世中，往往在賢者隱而譏者揚的，難免已不修而惡人之修的妬忌者，故意歪曲事實，謗言中傷，使你事業受挫，聲譽受損，但一個真正為人謀福利的人，是不會為這些境遇而難過的，更不因此無情的打擊而退屈，因為他具有堅忍不屈的毅力，不但能忍受外來惡意的橫加毀辱，且能忍受一般善意的恭維歌頌，不為讚譽所動，不為毀謗所惱，把自己的毀譽成敗置之度外地抱定宗旨，站穩立場，永遠循着四弘誓願的正軌，任勞任怨，任譽任謗，切實實地去做，這就是菩薩六度中的忍辱波羅密。

④永久的恒心：利生的工作是永遠幹不完的，一個真正入俗利生的菩薩，是永遠永遠挑着弘法利生的擔子向遙遠的佛道邁進的，儒家因感人生的責任重大，而教我人本其一息常存，此志不容稍懈地去替國家人羣服務，但菩薩為社會人羣謀福利，並不限於今生今世的，而是自覺得人生之意義和知道人生所應做的事以後，直到成佛以前，甚至成佛之後，都不會停止他濟世益羣的工作的，所謂：「眾生無窮我願所盡」，「願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總之一個大乘行者，無論是在未成佛以前，或成佛以後，都精進不懈地為眾生謀福利，既不會因逆境的打擊而灰心，也不會因利生事業的辛忙而稍事休息，永遠抱着「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個己求安樂」的恒心，在生死輪流中，積極提拔那些沉溺在貪愛漩渦中不能自拔的苦惱眾生，在煩惱的淵

藪裡，營救那些陷落坑塢谷中不能自救的可憐有情，所以這永久的恒心，正是六度的精進波羅密。

⑤冷靜的頭腦：一個人必須有冷靜的頭腦，方能產生高度的智慧，有了高度的智慧，才能日理萬機，處事不亂，所以一個實行菩薩道的人，一定懂得利用禪定的方法，來制心一處，使那散漫紛亂的心靜專注一境，昏熱凌亂的頭腦得以冷靜，然後以冷靜的頭腦，愉快的情緒，和恬靜的心境去展開弘法的工作，和從事利生的事業，所以冷靜的頭腦就是六度中的禪定。

⑥正確的判斷：一個超人必能制心一處，將心力統一集中，不被私慾的風境所動搖，久之純熟，便能蒸發精神上一種潛蓄的光明力量，不但照見眾生與萬法緣起性空的真理，獲得根本智慧，同時能照見宇宙人生事物界中種種現象的本末和了解眾生的種種根性和嗜好，而證得後得智，對於任何事物以及世故人情無不洞若觀火，於法之中都能判斷其差別的作用而不違反其共通的原理，是謂正確的判斷力，這就是六度中的智慧波羅密。

綜上而觀，佛教對於人生的看法並不消極更不悲觀，只是在佛陀特殊的智慧洞察下，知道人生黑暗的一面，更發現人生光明的一面，因此教我們應該消極地摒棄物慾的黑暗積極地開拓精神的光明，在開拓期間，先以五戒十善的工具來磨礱自己，使自己由俗或惡人壞人進升為賢人，建立做人的基礎，再進而用四諦十二因緣的法寶，來開拓我人智慧領域，使我人由賢人而聖人，完成自利的第一階段之後，再以六度四攝的法門入世利他，使我人的生命，由聖人進而為超人，自利是智，利他是悲，智是自覺，悲是覺他，如是永遠永遠悲智雙運地為眾生長時期服務，直到覺行圓滿的時候，便由超人躍昇為完人——而成佛，所以成佛是以人道為基層而修成的，成了佛亦不過是一位圓滿覺悟的完人而已，然則佛教又何曾離開人生，或有違背人生呢？不但不是違背人生，反而是向上的，積極的超越而無上的人生啊！

八世紀以後的印度哲學

●圖明●



新奧義書，在現今兩種奧義書全集中，隨便那一種，除了古奧義書並十三種後期奧義書之外，都是它。古奧義書，與梵書是緊密連接的。後期

奧義書中的迦多伽、修衛他縛多羅、邁脫拉衍那並摩阿那羅延，本與梵書無關，而是勉強使之從屬的。至於孟陀伽、布羅秀那、夢圖覺、連勉強之依據也無從可得，乃將之歸屬於阿闍婆章陀。當後期奧義書製作之前，奧義書一名，被意識為敘述哲學和宗教的神聖典籍。所以新的作品，也總被冠以奧義書之名。起初循於古例，要將之與何種梵書相配。後來因為放棄了此種作想，遂一股腦兒把它歸屬於阿闍婆章陀。及新奧義書之製作，則更形自由。對於系統和宗派，都各聽其便。因而後世對它們的分類，有種種異說。總之，有婆羅門的數論說，瑜伽說，昆濕奴派說和濕婆派說。婆羅門的數論說中，含有多分憶念派的章積多派之要素。特別章積多派之要素，在後期奧義書中，有年代關聯之關係。瑜伽說中，所描寫婆羅門通世期的雲水生活 *sannyasin* 雖然很重要，可是於瑜伽實修，却與古說不同。特別有生理學的觀察和加入了性力派的要素。昆濕奴和濕婆派說，由於奧義書的神聖之名，很受尊崇。同時對該兩派的信仰，也奠定了很重要的根據。此類新奧義書的數目，說是有二百餘種。不過較為重

要的，僅及其半。這是長時期的累積，大約至西元八世紀時，已經完成。

繼新奧義書之後，是諸經 *tantra* 的製作。其大是阿笈摩、集或本集。自樂篇章和古傳話以來，突迦崇拜，漸次獲得勢力。戒日王時代的有名詩人鮑那 *Bana*，所作的迦文茶迦百首 *Candika-sataka* 和迦文茶百首 *Candika-sataka*，即都是讚頌突迦的詩偈。按迦文茶和迦文茶迦皆突迦之異名。由此可見突迦被崇拜之一斑。隨着此突迦崇拜之興盛，*tantra* 的文學被出現。現存的諸經，俱是八世紀以後之作。其數字，通常說有六十四種。根據一般，也說有百餘種之多的。它們的內容，總不出乎由四部所成：即第一是教理，第二是瑜伽實修，第三是神像神殿的建造，第四是禮拜儀式。教理方面，是突迦崇拜與濕婆的結合，以突迦為主。說濕婆與梵為同一，最高實在，超越乎活動之上。而作為它的活動的，即突迦之性力。如世界之創成與還滅，對信者的施與恩寵及解說等，都是突迦之事。同時其性力又和梵為同一，世界由之開展，有情因之存在，相當於數論瑜伽說之根本原質。瑜伽實修方面，是繼承古時代的 *om* 字，把它分解為略字 *netra* 隨音 *bindu* 和種子 *bija*。以聲音為有神秘之性力，非常重視真言陀羅尼。另外想像我人身體中，有種種管脈 *nadis*。謂中央有一層層的六個中心論 *Chakra*，下部是丹田根器輪 *mudhara*。在這兒的性標形體上，有梵捲為三轉半，被睡着一位大女神突迦。像這樣的突迦，稱之為軍荼利尼 *Kundalini*。

由瑜伽實修，使之覺悟，上昇到上層的中心輪。此中，被附有種種超自然力的傳說神話。神像神殿的建造方面，雖然可以從略，但是性力派，有真言陀羅尼功德、護符 *yantra*、小曼陀羅 *mandala*、鉢 *patra*、瓶 *ghata*、印契 *mudra*、手相 *nyasa* 及所持之辦法等，都有特異之處。並於額上各處，作為彩色，以為特殊之魔力。禮拜儀式方面，可共分為四種：第一是殿堂禮拜，於殿堂行五谷供養，家畜犧牲和人生御供。人身御供近世被禁止，餘兩則常施行。第二是新的輪坐禮拜 *Cakra-puja*，集合同數之男女，無分近親骨肉或階級與種族，依五諦 *tattva* 或五愛 *bhava* *M*，於夜半輪坐。重視此儀式的，多為左道派 *Vamacara*，至極卑猥，弊端百出。第三是前面所說的瑜伽實修，使軍荼利尼覺悟，達成圓滿。第四是魔法，依咒詛魔力，無分善惡，以求達成其願望。總之，此等皆含有多量最下層社會的俗信。特別輪坐禮拜，起源於階級以外的賤種，所以在它們範圍中，不簡別任何階級。因之富於古來低級社會之俗信，均依此諸經而獲知遇。佛教衰頹期間，大藥金剛乘的騰輝，與此等相同，遂致使佛教溶入於印度教中而滅亡。此等諸經的實際宗教勢力，後來影響及其他宗派，以至現在。

阿笈摩譯傳來或傳承，意思是指聖典。數字大約有二十八種，連副阿笈摩 *upasatana*，一共有一百九十八種。製作的年代，雖不得其詳，但最早者也都不在西元八世紀以前。此等係模仿諸經，起源於濕婆派的一個部門。從之呈現着許多與性力崇拜結合的迹象，內容也與諸經的四部相同。教理部，以濕婆派說為中心，但不全同。謂濕婆是無始常住，清淨無染，為一切知者，使信者的個人我由繫縛而解脫。作為濕婆本身的，是性力。世界乃由它創成而活動。性力於濕婆或解脫我，圓滿無缺。於未解脫位時，則隱而不現。所以濕婆的性力，當

於純精神的濕婆和物質之媒介，為一切為情的解說與繫縛之主因。按古說：濕婆為獸主，一切有情為獸，被繫所縛。此派謂獸之本性上，雖有常住不變的精神力 *Cit'sakti*，但由於無知 *anava* 業 *karmān* 和幻 *maya* 的三條繩索，至於受身體之限制。若依性力的恩寵，可以解脫其繩索，與濕婆為同一。幻是指世界隱覆了它的真相，迷惑人而使人起執着之點，並非世界為幻。所謂性力，正與此相反。性力，又常常被作為常住之聲，從而特別重視真言陀羅尼。神像神殿的建造部和瑜伽實修部，都是模仿諸經，與諸經大同小異。輪坐禮拜，主要為左道派之事，此中不必存在。又此阿笈摩，於濕婆派中，有不承認它的也很多。

集或本集 *sambhita*，同係指聖典，是毘濕奴派的作品。其數通常稱百種，實際上大約有二百餘種，不可明確。因為它從來不大為外人所知，所以也受外人之研究，以致年代等，俱不得其詳。但差不多與阿笈摩相同，受諸經影響，為八世紀以後之作。原則的形式上，雖也與諸經，阿笈摩相同，分為四部，但名稱則異。這是智慧部 *jñāna-pada* 瑜伽部 *yoga-pada* 所作部 *kriyā-pada* 和實行部 *carya-pada*。主要的是說後三部，尤其是最後之一部。教理取古來婆提婆的現相說為根本，以性力派之因素。謂毘濕奴及其性力，原來無二無別，為一最高之我。只是於第一創成開闢時，性力忽然被分現為作用 *kriyā* 和生成 *bhūti* 二。顯現出毘濕奴之智 *Jñāna* 自在 *aisvarya* 性力 *sakti* 力 *bala* 生產力 *viśva* 和熱 *tejas* 等六德 *guna*。此六德合而為一時，即婆提婆和吉祥天。此即是於四種現相的第一現相中，加入了性力。把這樣的六德，配成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的三對時，便順次爲商羯爾修那 *Samkarasana* 布羅納那 *Pradyumna* 和阿尼盧陀 *Aṇiruddha*。於第二創成開闢時，性力的生成方面，首先爲不動神我

Kuṭastha-purusa，次而爲神我及幻性力 *mayā-sakti*，再次而爲幻性和形相。前者是個人我的來由，後者是世界非物質的根本。由此根本生天理 *nityatā*，由天理生時間 *kāla*，由時間順次生數論派所說之三德。總此第一創成開闢與第二創成開闢，爲第一次的創成。其次第二次的創成，也說有兩種：第一種說由神我，實質和時間的轉變，與數論神我和原質的兩種說法不同。主張神我也是唯一，並非最初有多數。就於轉變，雖然和數論說大致相同，但多少總有些出入。第二種說由唯生五大，係混爲一團之梵 *brahman*。其上有四面梵，爲創造神，直接創造一切萬物與晝夜。夜間爲還滅之空，毘濕奴睡覺。在毘濕奴胎的上部，是解說我，中部是解脫我的適宜之處，下部是繫縛我，腰部是繫縛我的適宜之處。由此可以了知，此派的我與毘濕奴並非同一。就是解脫，也不外於毘濕奴共住。這是保守的古說。此集或本集中，除了無輪坐禮拜、家畜犧牲、人身御供及包容賤種而外，對於諸經及阿笈摩中所說的瑜伽實修，真言護符等，均一律予以承認。此類著作，主要是屬於五智 *Pāncaratra* 派，未得被一切毘濕奴派所接受。五智的梵文是派生，原來智 *rāta* 的意義是夜，後來才演變成智，並且又和集或本集 *sambhita* 混同爲一義。至於此五，究何所指，一直到現在也不明白，僅是沿用着它原來的名稱作爲派名。

以上諸資料，皆現今印度教的主要根源。其中錯綜變化，所產生的派別很多。這兒根據東西各學者的研究所得，把最主要的諸派，簡單介紹如下：

1. 毘濕奴派——薄伽梵派

毘濕奴派是總稱，其中又含有很多支派。最主要的，可以薄伽梵派 *Bhagavata* 爲其總代表來說起。此派的常用典籍，不是五智派的集或本集，而是林仙集或本集 *Vaiṣṇava-sambhita*。因受商羯爾說的影響，將毘濕奴和濕婆，同樣作爲崇拜之對象。林仙集或本集的內容，現在不得其詳。自西元九世紀時，薄伽梵派古傳話 *Bhagavata-purāṇa* 的重要一書被作後，其誠信態度，一轉而爲熱狂化。當實行時，不言不語，痛哭流涕，毛髮豎立，忽笑忽泣，忽無意識，用以聞神之聲，見神之像，求神賜予光榮。作爲其主要神的是聖黑。謂聖黑幼年與青年時期，曾住於所謂神苑 *Vṇḍavara* 的摩倫羅（末土羅）*Mathura* 市附近之森林中，爲牧者 *gopi*，與很多牧女 *gopi* 嬉戲遊玩。這說法，特別爲一般印度人所歡迎。其哲學思想，由於受商羯爾之影響，與數論瑜伽說相異。此書據說是作於南印，尤其流行於南印的薄伽梵派之間。根據此書，另外又作有那羅陀歸命經 *Nārada-bhakti-sūtra* 和森地耶歸命經 *Saṇḍilya-bhakti-sūtra* 等書。前者行於南印，是簡潔儀式的，後者行於北印，以章檣多派的不一不異說爲立場，是哲學的。此派通常用梵語。屬於此派之系統的，有以下之諸派。

①摩羅迦歸命 *Marāṭha Bhakti* 派——此派是說薄伽梵派，根據於古傳話，無任何開派之人的派。自西元十三世紀的，智晉 *Thaesyara* 起，特別興盛。此人據說是毘濕奴主的弟子，也說是師事過牧主 *Gorakhnath* 再傳弟子的詩人。其詩因受商羯爾的影響，重瑜伽，主薄伽梵派之誠信。所用係摩羅迦 *Marāṭhi* 語。以後十五世紀的男提夫 *Nandev*，十六世紀的唯一王 *Ekant*，十七世紀的杜迦龍 *Tukaram* 及那羅延，十八世紀的吉祥持 *Siddhanta* 等，皆爲此派的重要人物。尤其男提夫，甚富聲望，而影響亦廣。此派以摩羅迦語爲主，其餘信度語等都亦採用。

②中立派 *Madhya*——此西元一八九七至一一七六六年間中立系統之派。中立，也叫喜浴 *Ananda-trāṭha* 前生智 *Purvapanna* 與中央曼荼羅 *Madhya-mandara*，南印人。起初育於商羯爾說，專心於摩阿婆羅多並薄伽梵古傳話，特別受薄伽梵古傳話

的影響，遂致脫離於商說。著作有章檀多經註釋，數近十種之奧義書註釋，及薄伽梵歌、摩訶婆羅多、薄伽梵派古傳話等有關之著述。作為章檀多派學說的，是二元說 *Dvaita*。以最高神與個人我為異，恰巧與商說相反。章檀多經的註釋雖簡單，但還有關於經的連珠 *Anuvakyana* 韻文。前者於十三世紀，有三越 *Trivikrama* 如實燈 *Tattvapradipika* 註釋，後者於十四世紀，有勝禮 *Tayattirtha* 的尼耶耶甘露 *Nyayasudha* 註釋。此人同時對於前者，也著有如實顯 *Tattvapradipika* 註釋。又同世紀的那羅延，著有中立無勝 *Madhaviyaya* 一書。此派現在盛行於南印，用語是梵語和迦拿利 *Kanara* 語。

③毘濕奴主 *Visnusvamin* 派——此派起源於毘濕奴主，大概是西元十三世紀之人。他著有章檀多經、聖薄伽梵歌、薄伽梵古傳話的各註釋及其他諸書。十四世紀時，有吉祥喉密須羅 *Srikanthamistra*，引用摩訶婆的全哲學綱要，著有相悉地 *Sakarasiiddhi*。此派有兩大特色：第一是崇拜聖黑的愛人羅陀 *Radha*。按羅陀是後世傳說中，與聖黑一同嬉戲的牧女們中之一位特別受聖黑寵愛的牧女。此派對他的崇拜，還在他與聖黑的曖昧期間。這分明是產生於野俗的思想。除此派而外，下面的苦棟花派，也對他甚為崇拜。第二是集合說 *samuccaya-vada*。對於獲得解說，與商羯羅說相同。不單依知，主張知、行之二。行是其他正統婆羅門的正行祭事。與薄伽梵派，也大體相同。此派後世衰弱，被消失於愛子阿闍黎派之中。不過根據傳說，毘濕奴主的後繼者，順次有智天 *Jhandeva* 歸敬天 *Nandeva* 三 *Trilokata* 及愛子，又不能算是完全消失。且愛子之說，通常與毘濕奴主相同。

④苦棟花派——苦棟花，也叫越苦果 *Nimbativa*，大約是西元一〇六二至一一六二年時之人

。生於南印，住於摩倫羅（馬都拉）市附近的神苑，作章檀多普通光 *Vedanta-parijata-saurabha*，註釋章檀多經。又著十首盧迦 *Dasaki*，完成其說的精要。十首盧迦，又稱章檀多寶 *Vedantaratna* 或悉檀多寶 *Siddhanta-ratna*。據說苦棟花受羅摩那迦的影響，可是他卻置重於瑜伽。又崇拜聖黑的配偶神羅陀 *Radha*，甚於他派。聖黑於此派，與其說是毘濕奴的權化，不如說是和梵為同一的常住神，說羅陀由之而生，共同住於最高天 *Goloka*。對羅陀捧出自己之誠信，為此派教義之中心。苦棟花於章檀多派，也是一重要人物。於其系統，十三世紀，有吉祥住 *Srinivasa*，寫章檀多毘濕奴應胸寶 *Vedanta-kaustubha*，註釋章檀多經。十六世紀時，有凱舍婆迦修密林 *Kesavakamirina*，寫吉祥住註。其他並作有章檀多毘濕奴應胸寶之光 *Vedanta-kaustubha-prabha*。此派現今興盛，於北印用語大體為梵語。

⑤愛子阿闍黎派——愛子大體是西元一四七九至一五三一年時之人。雖出身於南印，可是父母巡禮東印貝拿勒斯時所生，而住於神苑。他自己不事人師，說是火神之權利，受啓示於聖黑。依苦棟花之說，以聖黑及其配偶為最高神，應該對彼倆誠信崇拜。著作有章檀多經之隨釋 *Anubhasya*，薄伽梵古傳話之註 *Subodhini*。又對如實燈控制 *Tattvapradipa-nibandha*，使完成其教說。並作明釋 *Prakasas* 註及其他諸書。作為章檀多說的，是清淨不二說 *Suddhadvaita*，與商羯羅的絕對不二說 *Kevaladvaita* 相同。承認摩耶，不重誠信，不含有不純潔之點，所以特別稱之為清淨。然而此派在理論組織方面，却不如商羯羅說之嚴密。例如愛子之說，由知到達解說，以誠信為手段並目的，求得神之恩寵。如此則誠信實比知為重要。所謂神，以聖黑為主，聖黑又被作為梵，住於梵，毘濕奴、濕婆以上之天，於神苑，與羅陀及其他諸牧女，共同嬉

戲。此派有一特點，即惟愛子之子孫，可以當此派之派長。其餘皆為信眾，事之為師 *guru*，以之為聖黑，對之可喜捨一切財產。因而此等之師，遂致稱為大王 *Maharaja*。有很多大王，每日由信眾，將之當為聖黑而禮拜。其中有信女，特別把自己擬為愛人牧女，對之獻身。於是法久弊生，清淨反成不清淨，有若干地方，且採取了性力派的輪生禮拜，弊風更熾。然而普通人類畢竟是普通人類，他們反而在實際上有大勢力，盛行至今。毘濕奴主派，成為被併吞之模樣。此派是梵語與饒冠 *Gujat* 語並用。

⑥思維 *Cattanya* 派——此派派祖總荷密須羅 *Visvambaramistra*，是西元一四八五年生於孟加拉州，死於一五三三三三。最初師事新正理派學者婆羅提婆薩爾縛邦摩 *Sarvabhauma*，從之學新正理派之說。後來於一五〇七年，依中立派行者自在天富利 *Isvara Puri*，修薄伽梵古傳話之誠信。又受苦棟花派並毘濕奴主派之影響，特別崇拜羅陀，熱情興奮於聖黑、羅陀的歌讚，常常聚集多人，於市中巡行，遂致與中立派相異。一五〇九年，依商羯羅系統的行者，為行者且改名為聖黑思維，巡行各地，收得很多弟子與信眾。其中有國王大臣及以前的老師自在天富利。彼自身則純為一位高唱實行者，並未著作任何書籍或組織其教義。作為章檀多說的，與其說是二元說，不如說是不一不異說。組織此派之教義和著書立說的，是他的兩位學者弟子美容 *Rupa* 和長久 *Sanatana*。當思維死後，彼倆連同其他四人，率領徒眾，使此派得以傳承。作為此派章檀多經之註釋的，只有十八世紀初葉，威勢（力）天 *Baladeva* 所作的高賓陀（牛郎）註。其立場是不一不異說 *acintya-bhedabhedas*。此派現今很興盛，特別是孟加拉州。用語以孟加拉語為主，梵語為助。

⑦另外一五八八年時，有哈利幹 *Harivansa* 所

開的羅陀愛子派 Radha-Vallabhin，崇拜羅陀比崇拜聖黑爲猶盛。謂崇拜羅陀走內線，可以獲得聖黑的恩寵。

⑧十六、七世紀時，有哈利奴 Haridas 所興立的哈利奴派。很多點與思維派非常類似。

⑨一八〇四年時，有俱生喜 Sahajananda，一名主那羅延 Svamin-Narayana 所創的主那羅延派。說清淨教，排斥愛子派的不倫不類。其教義深受羅摩那迦說的影響。

⑩五智派——此派是指的根據集或本集之派。集或本集中，含有許多宗派的因素，所以不必單限於毘濕奴派。其中也崇拜太陽、俄尼沙、以及毘濕奴權化之人獅子與迦摩。五智本是古來毘濕奴之名，現在則指基於集或本集之系統而言。此中所含有的各種派別，可略舉如下：

(甲)吉祥毘濕奴派——南陀陀羅羅，自八世紀前後，有多數詩人及歌唱者，集團參拜各處神殿，於神像前，歌讚喜誦，盡量興奮，作無意識之禮拜。於中用集或本集以及自撰的讚詩，崇拜毘濕奴的，便成爲吉祥毘濕奴派。這裡面包括女人，一共有十二位特別被尊崇，稱之爲阿里巴 Alvar，尤以南無阿里巴 Nammalvar 爲最。其四部著述，有陀羅羅陀羅章，或陀羅羅章陀之稱。十一世紀時，有摩尼主 Nathamuni，集南無阿里巴等詩，作那羅延續本 Nalayira Prabandham，將之配合音樂，最初試行於其住處 Trichinopoly 的吉祥色 Sitrangam 神殿。以後不久，被沿用於各地，其書亦被研究並註釋，成爲此派之重心。其繼承人，相次有白蓮香金剛子 Pundarikaksa 暹摩密須羅 Ramamisa 與閻半那 Yamuna 阿闍黎。而閻半那爲摩尼主之孫，出生於十一世紀的半世紀。彼作三派學 Siddhitraya，反對商羯羅之說。著阿含量 Agamapramanya，爲此派之教理。述攝歌義 Gitārtha-samgraha，明毘濕奴派集或本集的權

證性，而完成聖薄伽梵歌的內容。此等著作雖皆被行於世，可是一直到現在，還沒被人研究。他的弟子中，有羅摩那迦。羅摩那迦是因爲最初受耶達婆顯示 Yada-Prakasa 之教不滿，才別投門戶。當羅摩那迦少年時，閻半那即死。於是羅摩那迦乃於吉祥色神殿，繼承其師位。羅摩那迦，是一〇一七至一一三七年時之人，據說有一百二十歲之長壽。他所著草檀多經的吉祥釋 Sribhasya，奧義書要領的攝章陀義 Vedārtha-Samgraha 聖薄伽梵歌的註 Gita-bhasya，均爲有名之書。他對於草檀多的立場，是限制不二說，與商說相反。吉祥釋中，排斥光芒（巴斯伽羅）耶達婆及商說。這已由覺乘 Bodhayana 的經註 Vrtti，把它作爲提要。其基於閻半那，旁引達羅羅茶 Dramida 和慢語 Tanka Vakya 註釋及他說。所學除閻半那以外，都是商羯羅以前之人。閻半那的三悉地中，又舉主群、主友、主樂、梵授王 Brahmadatta 之名。如前所述，第一是駁斥商羯羅說之人，第三是商羯羅的先驅者。由此看來，羅摩那迦與閻半那，皆是本於商羯羅以前的草檀多學者之說，而排斥其異系統的。羅摩那迦的吉祥釋，是對草檀多經最初的宗派式之註釋。但在宗派式之註釋中，色彩並不過於濃厚，可算是一部良好的宗派式之註釋。同時爲此派及解釋草檀多派一重要之書。羅摩那迦巡遊時，曾一度被迫害，移住於南印。由於他的感化所及，南印人亦多隨之受教。十三世紀時，致分南北兩派。當南北兩派未分之前，總是以吉祥色神殿爲大本山。此派崇拜毘濕奴及其配偶，不承認羅陀，禁止崇拜其他之諸神。彼等雖嚴守社會階級之習慣，但却努力教化階級以外之賤種。南派叫耶達婆 Tenkalai，Tengalai，主要以那羅延續本 Nalayira Prabandham 爲權證，爲草陀所不及。強調神的恩寵，謂神不厭罪惡，配偶神由神所作，以之爲獲得神的恩寵之道。此派重要人皮賴世間阿闍黎 Pillai Loka-

carva，有十八種著述。重視對神的誠信和歸順，尤其對於老師之馴服。北派叫婆奈迦奈 Vadakalai，Vagabai，視草陀與那羅延續本爲同等，容納性力派的說法，謂配偶非神所作，與神均等，可以予人以恩寵。十四世紀中葉的草檀多導引師 desika，一名班迦陀主 Venkatanatha，爲此派之開祖，屬於羅摩那迦系統中的一重要人物。彼作如實註 Tatvātika，註吉祥釋。著百破 Satadusani，駁斥商說。寫尼耶耶衆生悉懷 Nyaisiddhanta 及他書，申述自派。並寫有陀羅羅語之著作。他的色修縛羅彌曼薩 Sesvara-mimamsa，將主派之說，作爲有神釋，使彌曼薩派和草檀多派，調和原來爲一派。十七世紀的阿派耶地庫悉多 Appayadiktita，對此等著作，雖有很多之註解，但他並非此派之人。十七世紀半世紀時，有此派人吉祥住 Srinivasa，作耶丁陀羅密多燈 Yatindramata-dipika 及攝一切阿闍黎慧 Sakalacaryamata-samraha，明白派與他派之說。十八世紀，有愛慕羅摩那迦 Rangaramanuja，以此派之說，註奧義書。此派梵語和陀羅羅語並用。

(乙)無髻腰 Satani 派——吉祥毘濕奴派，對首陀羅及階級以外之賤種，都一律傳教。特別由於羅摩那迦的感化力，更是增加了這一方面的信衆。此等信衆，都奉行彼等古來之祭事。一般稱彼等祭事中的神官爲沙多尼 Satani。沙多尼是薩埵提婆 Satta-te-Va 之訛，即是不戴頂髻祭禮的意義。屬於首陀羅神及於吉祥毘濕奴神殿中工作之模樣。這屬於南印的買索爾和透魯俱 Telugu，以陀羅羅爲基地。所用係那羅延續本。

(丙)大威力 Manbhau 派——此派派名是有大威力人 Mahambhava 一語之轉訛。行於用摩迦語地方的毘濕奴派，與英勇婆婆派 Vira-Saiva，很近似。此兩派，與其說是普通的毘濕奴派與濕婆派，不如說它們皆是異系。此派特別受羅摩那迦

之影響，爲一異種與地方關係所結成。所以一般印度人，不把它當爲印度人之宗派的也。而彼倆也都對此種看法或說法，予以接受。此派唯以聖黑爲最高神，不承認他神。用標誌，不用神像。全員素食，崇重行者。此等也皆與英勇婆娑派相像。不過英勇婆娑派是由古而來，此派可以說是它的因襲。一般以陳那阿脫賴耶 Darśanā 爲此派之開祖。可是此人是否爲歷史人物，尙待研究。此名字於新奧義書中也有，集或本集中也有，都將之作爲聖黑之權化。實際上的派祖，據說是十三世紀時的有輪 Cakradhar。此派所用之摩羅迦語，多少有變化，普通人能充分了解它的很少。摩羅迦地方的誠信派，曾反對將之取銷。此派的若干處所，自己也言是出自賤種。但此派制度，却比較整齊；主要是取用的聖薄伽梵歌。

(上) 人獅子 Narasimha 派——這是崇拜昆濕奴權化之一的人獅子之派。於六、七世紀時，南印人將之作爲家神。以新奧義書中的人獅子前編 Nṛsiṃha-purāṇa-tapaniya 和人獅子後編 Nṛsiṃha-uttara-tapaniya 爲主要聖典。此兩聖典，有高特巴陀的註釋。後者據說也有南商羅的註釋。它是把古奧義書作爲幾分宗派之色彩寫成的。起初不如說是基於昆濕奴派的一種崇拜被流行，未必走上來就成派。大概因爲後世有了其他種種之派，才把它也列爲一派的。又當時有人獅子的副古傳話以及其集或本集被製作。此集或本集中，有提到十四世紀時的章懷多導引師。從之此派，也應是十四世紀或十五世紀，在昆迦耶王邦 Vijayanagar 之下被盛行。現今南印，仍然在方興未艾。(未完)

(上接廿三頁)
神木的新枝。現在就近一看，原來是寄生的藤蘿。神木內部已被雷火燒枯，僅剩虛有其表的軀殼了。隔鐵道的山坡下，死去的古樹，僵立着一付白慘慘的枯骨，尖刻的指向藍天，那神情甚爲悲涼，諒是神木同輩的老友吧？難怪，神木已三千多年了，比釋迦牟尼佛，孔子還要古遠得多。它看守這苦難人世的滄桑，也够長久的了。也許它的根並未死去，

這一代巍巍精英，將交給它的下代來延續吧？

林場招待所，築在山腰之上。我們住宿後間。迴廊近接幽谷。晨間氣溫寒冷，如觸無形的清冰。原來木屋頂上都敷了一層厚霜。多少年沒見過霜了，眺望綠樹叢中，這一方的銀霜，有無比親切的美感。藍色的炊烟，從這些鋪霜的屋頂冉冉上升，絲絲縷縷，曼妙極了。這兒燃料都燒的柴枝，所以連炊烟也有一種輕盈飄忽的美。

朝陽斜射着金色的光帶，對山青鬱的茂林，浴化金霧裏，自生一種肅穆、虔敬的意境。剎間提醒我：該利用這閑暇的工夫來做我的早課了。

十時火車下山。在候車的幾小時內，我們漫步于車站附近的山徑。想不到佇立山頂櫻花樹下，又欣賞到雲海的奇觀。這一會，天上海港的氣象更爲壯闊，浩瀚蒼茫的雲氣，冉冉卷舒，白浪滔滔放寬去，放遠去，平鋪直展，與遙天相融——天際那一

道幽淡的雲彩啊！真美到不可言說。
櫻花無聲落滿我的兩肩，我的頭髮。雲海就要飛散，櫻花就要凋盡，而我也即將離去。夢幻嗎？泡影嗎？但這出神入化的一瞬間，足够我終生去回憶，去默想。

(上接第二十五頁)
的樵夫老農，他們在「山中無日曆，寒盡不知年」的無憂無慮的純樸生活中過日子，是多麼的悠閑自在啊！

從大屯山腰跑下來，不到廿分鐘，已到了山脚了，放眼眺望，只見遠近高低，風光殊勝，都在閃閃發亮，煞是好看。北投晝夜，風光殊勝，怪不得小說家筆下把此地描爲罪惡之淵，用「春色惱人關不住」等題似的句子，加諸於它的頭上，給北投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天色已完全昏黑了，我和度美在夜色茫茫中踏上了直達臺北的公路車，歸途上，我的腦海中還深深印著：那大屯山腰垂下的瀑布，直瀉在潭裡而激起的朵朵銀花。生命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像那高垂山腰的瀑布呢？如無峭壁和波折，絕不會激起那高垂山腰的瀑布，所以我們應以絕大的勇氣與毅力去迎接生活活中的暗礁和波折！
元宵夜脫稿於松山



周宣德居士的來函

東老法師尊鑒：
性如法師尊鑒：

貴刊創辦迄今，既歷十載；茲復號召「再接再厲」——爭取青年閱讀，寫作，發揮潛在力量，力求革新與進步。行見弘化有方，功效益著；聞之令人仰佩！近查國內各大專學生對佛學有研究興趣者，頗不乏人。惟在一般初機尚未深入經藏之先，亟須多讀佛教定期刊物，方便予以接引；爰擬向貴刊提出下列建議三點，是否可行？尚乞教正爲感！再如建議第一點，倘蒙印可，弟子擬先訂貴刊全年拾份分贈十位大專學生；至前惠賜之五份請自下月份起停送，併此附懇。專肅敬頌
法祺。

三寶弟子 周宣德 和南 三月十日

附建議三點如次：

- 一、請佛教大德發動道友各自指定一種或數種刊物，暫訂一年，分別贈與一位或數位大專學生（人選自行指定或請各刊代爲選送），訂費僅付半價。其餘半數請各刊特予以優待，每期按址逕寄，務期廣結勝緣。
 - 二、請貴刊作者大德自下期起開始多寫介紹大專學生研讀佛書的文章，並精選契合機緣的佛經，古德法語等，加以闡述，方便宜揚接引。
 - 三、請貴刊在可能範圍內開闢「大專學生園地」或「青年園地」爲解答關於佛學的疑問，經常介紹最適宜的讀物，刊載彼等讀書心得……，並設法多方鼓勵。
- 宜公居士惠鑒：久未把晤，懷念殊深。大函建議三點原則極爲贊成，唯二、三兩點希今日佛教作家能予協助，本刊多半係賸閑故第一點不成問題。勿此佈復並祝
法樂。

東初 手啓

三月一七日

佛說法華經的因緣

·泉 慧·

佛每說一經，必有因緣。如賢首宗十門演義中有「教起因緣」一門，就是講佛所說的大小乘經，各有因緣，及其說法的目的。如大智度論說：「如來以無量因緣，說摩訶般若」，則知佛說般若既有因緣，其目的則在掃盡塵聞的執著。那麼法華經亦是佛親口所宜的一部，當然亦有其目的，謹就經義，略述如下：

一、令捨狹淺之智而就深廣佛慧——知慧便是衆生的本有心地光明，二德之中屬於智德，亦是菩提智果。本無淺深狹廣之別，亦無大小高下之分，畢竟平等，圓滿無缺。但在衆生迷位之中，隨其發心的不同，願力的差別，就分開有凡夫的智慧，聲聞的智慧，菩薩的智慧，和佛果的智慧。凡夫的智慧知近不知遠，知現在不知未來，淺而且狹；聲聞的智慧，通真而不通俗，達無而不達有，猶如星光，亦如燈火，微乎其微，所照不遠。菩薩的智慧，雖遍通事理，了達真俗，尚未究竟融通，如十三夜月，圓而未滿。故華嚴經說十地菩薩的智慧，如大地一塊土，則凡小智慧，淺狹的程度可知。佛的智慧，能徹法界的底源，洞實相之邊際，無所不知，無所不了，猶如十五夜月，圓滿無缺。所以經中方便品佛從三昧起，便告舍利佛言：「諸佛智深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又云：「如來知見，廣大深遠，深入無際」。及「如來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所畏，諸佛法藏」。這種經文，都是讚佛的智深而非淺，廣而非狹，堅通三世，橫遍十方，目的是想三乘人捨淺狹的劣智，而就佛深廣的妙慧。

二、示以一乘真實修因——本經依天臺智者大

師所判，是以一乘因果爲宗，猶之乎楞嚴經要以不生滅爲本修因，方能收獲不生滅的果覺，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前章佛示「諸佛智深，甚深無量」，乃是智果，此中示以一乘真實修因，目的想三乘人，自知所證淺狹，而欲得諸佛甚深無量的智慧，依經中所示的一乘行因去修，先發廣大菩提心，次修廣大行願，捨身濟衆，損己利人，雖歷劫修行，心不懈怠，精進勇猛，才有得證諸佛甚深無量智慧的希望。如經中說：「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又云：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於無量億劫，行此諸道已，道場得成果，我已悉知見，如是大果報，是諸佛無量劫精進修因，勇猛行道，方得如是廣大果報。也證明佛的甚深無量智慧，非僥倖而得，非偶然而致，全靠自己億劫勤苦修行，創造而得，非天降地生，亦非人與，含有勤勉之意，使三乘人修一乘真因，而獲深妙的智慧果。

三、開三乘之權顯一乘之實——法華經前十四品雖有近三萬字的經文，可以說他的大意不出「開權顯實」和「廢權立實」的八個字，就是佛開示指導法華以前所說的三乘法，是權巧施設，而非究竟，顯出一佛乘才是真實。他所廢的，非是真有三乘法可廢，因爲經中已說明，三乘是權法，而非真實，故無三乘法可廢，所廢的只是廢三乘人的情執。其所以立的，亦非另有一種實法可立，即此三乘權法，便是究竟一乘。如大富長者爲救諸子出火宅的難，門外本無三車，而說有三車，等到引導諸子出離火宅之後，平等賜與大白牛車，根本就無三車可得。亦如導師，引導五百商人入山採寶，要經五百由旬路程，方達寶所，走到半路，衆人疲勞，佈長

艱苦，不再前往，更有中途而回，導師念彼等無識，於三百由旬中而作化城，使彼等暫得安息。但導師目的非在三百由旬的化城，而在五百由旬的寶所，所以等衆人疲勞頓息之後，講出化城是方便，要以寶所爲目的，啓發彼等前進向上。佛亦如是，在法華以前，所說三乘五乘，都是權巧施設，法華一乘方是真實，即此三乘之權，便是一乘之實，本無開、顯、廢、立之分，而佛於無開顯中而說開顯，無廢立中而說廢立，是因爲法華以前的弟子，不知即權是實，執定阿羅漢、辟支佛、菩薩、是三乘人，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是三乘法，人之與法都是實有。更有一類聞佛的甚深無量智慧，須經長劫修行，方能有濟，遂畏難不肯前進，得少爲足，如經說：「若我弟子，自謂已得阿羅漢辟支佛，若不聞不知諸佛但教化菩薩，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若謂已得阿羅漢，住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無上道，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故佛爲彼等增上慢人，同小向大，就要「開權顯實」和「廢權立實」，使法華以前的弟子，悉皆歸入一佛乘。如經說：「十方佛土中，唯一乘佛法，無二亦無三」。又說：「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但教化菩薩，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如來但以一佛乘爲衆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都是「開權顯實」和「廢權立實」的明證。又在法華以前，說起塔廟、供佛像，是有爲福，在法華會上，佛說舉手低頭，拈花供水，乃至一稱南無佛，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這都是說佛以一種種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也證明佛說法華經的目的，是在「會三歸一」和「開權顯實」。

四、爲滿衆願普授佛記——法華會上，除五千退席，餘下的三乘聖衆，初聞「諸佛智深，甚深無量」，復聞一乘圓因，修行有路，更聞「唯一乘，無二無三」，自此回權向實，定知將來成佛有望。因此人人願佛爲彼等授記，滿彼等向來所願，如四大弟子云：「大雄猛世尊，諸釋之法王，哀愍我等

故，願賜佛晉聲」。又云：「若蒙佛授記，爾乃快安樂，大雄猛世尊，常欲安世間，願賜我等記，如飢須食」。滿慈尊者云：「唯佛世尊，能知我等深心所願」。五百弟子云：「若世尊各見授記，如餘大弟子者，不亦快乎」。阿難羅睺云：「我等每作是念，若得授記，不亦快乎。若佛見授記，我願已滿，衆望亦足」。乃至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學無學比丘尼六千人，俱從座起，一心合掌，瞻仰尊顏，也是想佛爲其授記。可見諸大弟子，到法華會上，已能體會一乘妙法，便希望佛爲授記，滿其所願。而佛亦知彼等經前四時接引，已登堂入奧，志願廣大，不同前四時之狹淺，所以在法華會上，普爲授記，最先蒙佛授記的，便是舍利弗，授記將來成佛名花光如來。次如迦葉尊者授記將來成佛名光明如來，須菩提爲名相如來，迦旃延爲名浮那提金如來，目連爲多摩羅拔廣香佛，富樓那爲法明如來，憍陳那及五比丘爲普明如來，阿難爲山海自在通王佛，羅睺羅爲蹈七寶花如來，提婆達多爲天王如來，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爲一切衆生喜見佛，耶輸陀羅爲具足千萬光相如來等。至於佛普爲諸弟子授記，亦有四個目的，一、會衆既聞唯有一乘，無三可得，將來必定成佛無疑，故佛預爲記前，用作證明。二、會衆雖已捨權就實，但仍須經歷多劫修習難行苦行，方成佛果，非朝夕之事，恐其中途退志，故先爲記前，堅固彼等信心。三、本經以一乘因果爲宗，因果皆是一乘，今會衆所聞悉是一乘圓因，定招一乘妙果，故佛先爲授記，以表因果不二。四、法華之後，便是涅槃，佛不久入滅，故先爲會衆有緣者授記，表佛所應度者，經已度盡；其未度者，亦作得度因緣，以此善因，爲滅後餘佛所度。

五、開秘密藏佛本懷——此中秘密，非是外道閉門傳道，不讓別人知道的秘密，而是法華一乘妙義，向所未說，今佛觀機緣成熟，故暢懷開演，說出前四時所未說的深奧妙義。例如以前說聲聞二乘，是蕉芽販種，是利己的自了漢，不能堪任如來家業，現今說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悉授記前，人人有分；昔在楞嚴會上說諸修行人，不明二本（生死根本與涅槃根本），而錯亂修習，絕不能成就無上菩提，現今說舉手低頭，散心念佛，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昔日說多聞不修行，如說食無法充飢，數寶莫能濟貧，現今說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昔說提婆達多害佛，破壞三寶，是五逆惡人，是地獄種子，現今說提婆達多是佛親教師，眞善知識，佛能具足六度，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成就；昔說女人五漏不淨，尙不能作梵王魔王，遑論出家成佛，今說八歲龍女，具足相好，立地成佛。如是種種，都是前所未說，而今說之，如經說：「是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諸經中，最爲第一，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於今日，乃爲汝等，而敷演之」。但何以佛於五時中，不先說法華，而留待最後說呢？因機緣未至，如經云：「未曾說汝等，當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今正是其時」。又說：「我見佛子等，志求佛道者，無量千萬億，咸以恭敬心，皆來至我所，會從諸佛聞，方便所說法，我即作是念，如未所以出，爲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決定說大乘」。說明前四時機緣未熟，故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方便教導，至今法華會上，衆生機緣已熟，善根深厚，堪受一乘妙法，故佛會三歸一，開顯秘密之藏，以暢本懷。

六、爲破近執而開遠本——近是指佛今生成佛之事，遠是講佛非但今生成佛，已是多生成佛。此文測重「從地湧出品」和「壽量品」。在「從地湧出品」中，設有無量菩薩，從地湧出，來至佛所，恭敬讚歎於佛，當時佛說此等從地湧出菩薩，皆是我所教化，大衆聞之，悉生疑惡，生起近執，以爲佛自從降生皇宮爲太子，直到而今成佛說法，不過幾十年，但從地湧出的菩薩，已於無量劫行菩薩道，久得三昧，自在神通，云何佛說此等從地湧出菩薩是他所教化？如父子老難免無疑，所以佛說「壽量品」，開顯顯本，而釋衆疑，證明佛已久遠成佛，非是今生才成佛，成佛已來，已是塵點劫數，如經中說：「譬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爲微塵，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如是諸世界，若着微塵，及不着者，盡以爲塵，一塵一劫，我成佛以來，復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正是開佛遠本。又如佛初成道，爲諸法身大士說梵網經，其中也有「吾今來此世界八千返」一句，是與本文前後映照，也說明佛既然來此世界有八千返之多，非是今生一次成佛，已是多生成佛，多劫前成佛，則從地湧出的菩薩，是佛所教化，不是奇事。

七、詳明佛設化之始終——佛初成道，先說華嚴，次歷阿含、方等、般若、所有大小諸部，都是權巧方便，應機說法，從未說及佛出世的本懷，和說法的究竟，於其中間一生所作，都有詳細言明。如經中說：「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是說佛出世的本懷，也說明佛出世的目的，純爲顯示衆生本具的佛知見而出世。此佛之知見，是一切大乘經所談的法性，也是本經所顯的諸法實相，亦是衆生本有的天然理體，諸佛證之，妙用無邊，常樂我淨；衆生迷故，苦惱萬千，故佛起大慈愍，動大悲心，出現濁世，開示衆生本有佛性，令其理解明白，證同於佛，故經說：「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又說：「諸佛本誓願，我所行佛道，普欲令衆生，亦同得此道」。如是經文，都是講佛出世的本懷，目的是啓發衆生本有佛性，與已無異。同時經中又說：「告諸聲聞衆，及求緣覺衆，我令脫苦縛，逮得涅槃者，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衆生處處着，引之令得出」，是述佛說法之始，因機情有差別，而佛的教法亦有三乘之分，苦口婆心，曲垂方便。至於佛設教之終，是說明佛爲一佛乘而出世，如經說：「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又說：「今我喜無畏，於諸菩薩

（下轉五頁）

憂患之來、憂患之去

·張廷榮·

——教學書信第六封

敬愛的讀者：最近我接過過病痛，接過過病痛的友人，接過過歷史上一些在病痛中哲人的行事因此，我對人生，好像在這些方面，從曲盡，從引叙，從懷想，更想把憂患之來和憂患之去，說個痛快，然而如實說來，這都是多餘，這都非究竟。但是，明知多餘，明知非究竟，我們人生間生活在病痛中，從病痛說起，又却仍是人生的貼切處，也是人生的需要處，現在我想分別加以敘說：

一、人生病痛之來，究竟是好，究竟是壞呢？

人生憂患之來，大概可分為病痛的，對身心上起一大不安，或者是其他的困苦，或者是生離死別之憂痛，這許多憂痛，在常人看，有些可以預見的，有些則不能預見的，喝過酒過多，人都知會傷胃，賭博過多，人都知會失財，有些則不如此預見，疾病突然而來，橫逆突然而來，離別突然而來，人在驟遇此諸多突然，人生常會引起極度的傷痛，此多傷痛，普通人都常在轉瞬，只是在傷痛中傷痛，不能在傷痛中仍獲一自處之道。

但無論如何，憂痛會帶給人生一種惻怛之情，會帶給人生一種惕懼之感，這是不會錯的，憂痛會給人生一切實之歷練，平常說人大病一場，一切變了，因此，在病痛中的承擔工作，也是一種豪傑氣概，菩薩精神。

平常人在初遇病痛橫逆，總是驚恐憂傷，經一陣動心忍性之結果，亦覺氣清神爽，膽大而心細了，亦覺能以不懼，本身確已成就一德行之修練，所謂義烈豪壯，因此，病痛憂患，你說它是痛苦人，它就是痛苦着人的，你說它是玉成一個人的德行，它就是做了玉汝於成的工作，依常人之情，誰不願人

生百歲，沒有一次病痛，但這是極少的，因此，我們應該這樣看看人生應該避免病痛，人生病痛之來，亦是再所難免，病痛來了以後，我們不必懼怕怨尤，好好地珍視它，求其所以解脫痛苦之道。

二、憂痛之來，頑強纏綿，久而不去，人生此時之情又將奈何？

以上是就一般人的常情說，其實我們還要深一層看，即是憂痛之來，往往是無比的頑強，往往長久的日子，一直纏綿着一個人，一直不讓一個人痛痛快快，人生此時之情，好的不能吃，勝景不能遊，好書不能讀，良友不能談，此時人生，實具一種無可奈何之感，然人生在此一長期病難中，還是要生活於病難，同時還要在病難中樂道行道，這就偉大了。現在我想舉兩位一生在病難中，然而也是在一直的在修學行道中。

西方在紀元前三四一年，有一位一生患病的哲學家出生，他的名字叫伊壁鳩魯，即後人稱揚的伊壁鳩魯學派，他從少年起就是一個身體多病的人，羅素會這樣寫着伊氏在病難中的人生：

「伊壁鳩魯一生，都是身體不好，但他能以堅忍的精神來忍受，頭一個主張，在刑具上（受苦時）能有幸福的是他。」（見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中譯本三四四頁）

伊氏這樣的生活在病痛中，他就為病痛所屈嗎？不！他不但沒有屈於病痛，而且從病痛中體驗出他的哲學，他從三十一歲到七十二歲死的時候，一直是辦學講學，病痛一直地纏綿着伊氏，而伊氏的精神和哲學，却一直又在他的病難中成就純一和光輝，伊氏一位早死的學生，留下未成年的孤兒，他的學生臨死前的遺囑，是托付老師照顧他的孤兒，

伊氏不管任何時候，都不忘他已死學生的託付，等到他自己快要死的時候，這孤遺還沒有成人，還須要人照顧，伊氏又再轉他的學生，他有託付的信，現在讀起來，還是令人沉痛。

「如果有不幸之事發生，請你照顧米羅多拉斯的兒女，（米氏即其已死之學生）至四五年之久，惟用錢不可多過你現在對我所用的。」（這是伊氏死的前幾天寫的）
「一想起我對你的談話，這是我心中的快樂，你自從小時便盡心於我和哲學，這使我可以望你來好好照顧米羅多拉斯的兒女。」（這是死之目的信）

伊氏以自己親身病痛的長期憂患，已感受到這孤悲苦的心情，所以他至死仍不能忘懷這孤和寄命之情，使人的一種無可奈何之最後交託。只這種純粹，這種篤好，竟能興起一種學派，在西方達六百年的時期而不衰。

伊氏一生是疾病纏綿着他一生，那麼，伊氏的成就，是不是由於一生的病痛，假使伊氏一生沒有病痛，他是不是會有如此的成就呢？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談伊氏，如實說來，伊氏沒有純一的宗教信念，他的哲學，也有很多明顯的錯處，他以病痛之惻怛，只仍是從世情上去同情，不過比普通人深刻，從世情上去寧靜，不過比普通人安和而已，那比起諸多佛家的古德，還是不夠，我以前說過，印光法師一生在病痛中，但他即在病痛中，修學成為大乘淨土宗的祖師，開佛家大乘淨土宗最圓滿而確當的道路，並以念佛法門，普救自他之病痛，使當今天下之病痛者，一句佛名，即得安頓，師嘗云：

「現在是一個大患難世道，災禍之來，無法可設，若能常念佛及觀音，決定蒙佛慈悲庇，逢凶化吉，即無災難，亦得業消智朗，障盡福隆，況勸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見文鈔續編卷上）

印光法師一生亦嘗病目，而亦即在病痛之一生

中，極一淨土，自行化他，極為簡當平易，此更在病痛中成就祖師之明證，西方伊氏一生與頑強之病痛爲伍，成就其哲學之新派，印光法師更在病痛中直下道作祖，這亦正如儒家孟子說的「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疾」了。更如佛家說的以苦爲師了。

因此，憂病之來，頑強纏綿，盡力求其去而終不去時，吾人亦不必以真不去而苦，能去則去，不能去則安之，不必求其去，此乃將病痛之來而不去，因而生發一無可奈何之情，而爲之承受，而爲之擔當，承受擔當此一生之無奈何，亦是一大根器，一大德量，一大修持。尙有一義，即此無可奈何，亦是對過去之超離所得一應有之果報，而作一真正之報答，此一受報之果，亦爲另一消罪獲福得一出路，亦是好事。

三、愛痛中常可使此心放平，使此心誠懇，使此心聖善，使此心得更多的。

沒有病痛，不歷憂患困苦，人多是一不服輸的人。多是一以爲自己是真了不起的人。此可以中國民間傳說的三國張飛的故事，張飛是一十足自稱英雄一切不怕的人，他時甚至對他的義兄劉備關公，也是不耐煩，在隆中見孔明時候，對劉備的謙恭和等待再等待，張飛也認爲不應該，依他的爽快心情，聽就聽，不聽就是一把火，燒掉那個茅屋裡斯文的孔明，在他的眼光裡，他是不輸人的，一切不懼的，可是有一次，一人問他大病來了怎麼辦，他駭得直抖，張飛說：病痛來了，是沒有辦法的。從此可見，張飛只是在病痛之前才低頭，才認自己有所不足，才見一謙屈，世間之狂人魯士和傲徒，像張飛的，何止千千萬萬，他們何曾聽人的話，他們何曾真知自己，試問假若不藉病痛憂患，爲之以挫屈，人多是不能化除其倨傲戾氣的，所以一位經過病痛的人，此心總是能放平來，即能多替人家想，常惕勵自己所爲，不一定必是，此心一放平

，常能人我如如，頓生一相與之情，則盛氣消，則陵人之姿態斂；經歷大病痛的人，此心又常能誠懇，則身心上平時一切不必要的傲作，常能脫落，其存心也，其對人也，總是純真不再夾雜有機變之巧，只是平淡而平實；尤其當一場大病痛之後，原來病前滿肚子的怨仇人，滿肚子的事務要做，忙得不得了，好像天下事非你來做不可的樣子，好像你真能一口吞盡西江水的樣子，等到一經大病難憂患，你會不忙了，你亦能有淡淡浮雲的悠閒，你亦覺得許多事還是放得下，你心中的怨仇人，病難後常爲之化，並從憂患之仁惻懷中，看出人的好處，古人說：「一惻怛而蒼生霖雨，一懺悔而物我同春。」這在病難後之運化，更能體現此種情景。

因此，我們亦未嘗不可存一感恩之情，病難使我心達於聖善，病難使人生，頓從自己心中，看見許多好人，從現世的人中，變出許多好人，人生何幸，能得此一病難，能從一大病痛中，開出吾人聖善之心，使吾人心中，從而有陽春，有和風，有甘露春雨，有滿肚子的好人，有閒，有淡，這是人生的福，這些福，藉病痛以生發運化。

四、一味爲憂痛傷心，愧疚，以至於不振，也不是辦法，而必須盡其所應盡。

是的，我們在前說過，憂痛之來，甚多往往太突然了，如有許多人，早上好好的，晚上忽然躺在床上了，最知己的親友，昨晚還促膝談心，並計劃同研究，同事業，但今早起來，而已重病永別，最愛的兒女，偶問又好，品行又好，長得又好看，正好讀大學，偏偏重病而死了，人生在此種種憂痛中，說要他不憂痛，人畢竟是人，有性情，要感動人，當此時，常有爲憂痛之來，過於悲傷，以至於不振者，我們考察儒家，凡對憂痛之來，亦只是盡其所應盡，所謂「哀而不傷」是，這一點，淨土宗的印光法師，更說了一很具體的故事，以證明病痛憂患之來，似是突然，而實非突然也。

「民國八年，北通州王芝祥，字鐵珊，一子很聰明，很孝順，大子有神經病，鐵珊心中緣此子繼承家聲，二十一歲，已娶妻，生一女，一日，病重將死，鐵珊痛極，呼之曰，某某，汝既來爲我兒子，爲何此刻就要去，其子瞋目，作廣西口音曰，我那是你兒子，我就是第十四個人，說畢，即死，先鐵珊在廣西作兵備道時，計殺降匪頭首十三人，先用極愛厚之法以安慰之，請其吃飯，尙請有有名之人作陪，每人犒洋二十四元，云，日間甚忙，來不及與汝詳談，到晚間來，當與汝等各安職務，此十三人，不知是要殺他，反拉其厚友同去，意欲以己之情面，求其亦派彼一好差事，至晚間，則進一門關一門，伏兵於華廳，其人既來，鐵珊抽佩刀砍，則伏兵同出殺之，得十四個屍首，亦不知是何姓名，豈知其人即爲其子，徒用二十餘年教育之勞，至死反顧目呵斥，不認鐵珊爲父，大率世之兒女之因，總不出討債，還債，報恩，報怨之四義。」（文鈔續編上二六頁）

這即說明，任何憂痛之來，似是突然，實非徒然。人之愛子之心切，尤甚於愛己身者，今此故事，充分表示一討債之因果關係，因此，人生對於病痛憂患之來，過分傷心，愧疚，以至於不振，也不是辦法，亦非人生修德之所宜。

五、憂痛之來，是增上緣，是因果事，是淨化地。

依佛家的道理，人生的憂痛之來，是增上緣，是因果事，是淨化地。不必過於驚恐悲傷，生在憂痛，行於憂痛可也。因爲凡是憂痛之來，必首先使身心上起一種感覺，或是一種變化，這種感覺與變化，則可使人生，獲得一種肯決，即，人生是無常的，人生不可能一點不變，這無常之變，亦不可能全是好的，亦有不好的。所以憂痛之來，承認它，不怕它，亦是正視人生之正當而又適切的看法。正視此一憂痛後，即能當下隨遇而安，恬靜心懷，成

為一增上之緣。

又如上面所引一討債之故事，則知有多少病痛，實是一種因果報應之事實，有甚麼樣的因，必有甚麼樣的果，在得病痛憂患，亦可知過去人生之為惡，已獲得一果報，既經過一次果報，則了結一次惡因，此亦是好的，此是純宗教的因果信仰之事，再就道德上的價值說，佛家多少古德，皆經過憂患的歷練，唐代三武滅佛之後，佛家思想更益興盛者，正因佛家基本精神，乃在正視人生的憂患，乃在吞下人生的憂患，乃即以憂患為修行之所，以病痛為淨化之地，儒家一部易經，即可謂憂患之作，孔子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文王演周易，正是文王被囚於羑里的悠長時間中，孔子贊周易，亦在其道不得行之日。所以踐履憂患，即所以達於賢良，踐履憂患，即所以成就智慧，踐履憂患，即所以教人日生活在莊敬之中也。清代一位最偉大的事業家和學問家曾文正公，他常常把他的書房，取名為求闕齋，即人生要求隨時有一所缺，乃可從而成其德行，一無所缺，即一無所懼，則惡念惡行，常不易制服，而損人傷己矣。

所以證之於佛家，證之於儒家，證之於先儒古德，他們有憂痛，就行平憂痛，他們沒有憂痛時，還存一懼怕心理，即以為有損德敗行之事發生，因月滿則缺，日中則蝕，人生亦是保持一生在缺陷中，亦是珍惜各自的諸多缺陷病痛，亦是生在一「花未開時月未圓」的人生不滿狀態中。

在不滿狀態中，人生往往才能真精進。

六、憂痛之來，憂痛之去，要憂痛之來去一如，人生自有與憂痛同在之理；亦自有超憂痛脫憂痛的自在之道。

上面我論病痛憂患之來，來了纏綿以不去，人生在一無可奈何之感中而求其所以堪能堪忍。現在我們要說的，是憂痛之去，憂痛去了，自是人生之一福一樂，因為有病方知無病福，但人生，過於

樂於病痛之已去，又是一自滿，又非所以善自惕勵之道，所以儒家有：「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此即表示有一憂痛來去一如之感，惟有具一憂痛來去一如之實際歷練，人生乃能有與憂痛同在之理之情，亦有超憂痛脫憂痛的自得之道，我在前面說過，人生是無常的，假使我們過於戀着憂患之去，其當下即預伏人生之另一苦痛，因為，憂痛之已去，難保其一定不再來，假使瞬而再來，乃更感痛苦，即退一步說，憂患一去，終不復來，吾人亦不必以此即為真幸福，人一不在憂痛痛苦之中，人生的修學，往往現於浮薄，不能充粹純美，即因無憂痛以助其德性之淨化，是憂痛之去，又恐即預伏人生一未來之惡因。儒家則直率的指出，「出則

無敵國外患，入則無法家拂士，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見孟子）這是多麼肯決的話。總之，我之所以說明憂患之來與憂患之去；實是人生在今日的時代，我們常常對此有諸多接觸，我們所以正視而曲盡其情，亦正是人生均有一同感之情，而趁此一問題之研究當下，即將人生所已存諸多對憂痛之怨艾，從而導轉轉化，從而肯決人生無常之理，從而肯決人生因果之道，從而肯決憂痛之來，不必怕，不可怕亦不能怕之至道，進而更精進人生之修學，不因憂痛之來去，而有累其心。此祝各位 淨安

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張廷榮敬啟

本刊代收支援西藏教胞

抗暴捐款

親愛的讀者，親愛的教胞！

西藏教胞抗暴革命運動，已贏得舉世同情，這是佛教有史以來第一次實行武裝抗暴革命運動。這一個壯烈的行動，不特符合自由世界每一個愛好和平、愛好自由人的意志，並且洗盡了千百年來世人認認佛教係消極的污辱。國內各界已展開支援藏胞抗暴運動；我們認定支援西藏，是我們佛教徒本身的事，今日西藏教胞為爭取宗教自由不惜犧牲生命，如果我們佛教徒本身不盡全力支持慷慨捐助，這是我們佛教徒最大的恥辱，同時整個大陸同胞都陷於人間地獄，我們是千幸萬幸逃出鐵幕為一個自由人，這是何等僥倖。應本佛陀救人救世的大願，拯救同胞。本刊敬誠希望海內外讀者們，應盡力爭取，各種種族，各種宗教，各種人士全力支援藏胞抗暴到底！

一、國內捐款，請交各地郵局，「八二五五」本刊賬號，免費匯款。

二、國外捐款，請交海外本刊分社，或直匯本社。

三、所有捐款芳名，公佈本刊，以示鳴謝。

四、所有捐款限於現金，兩月內收齊，解繳中國佛教會，合併呈繳中央援助機構。

支援藏胞捐款

法藏寺	二〇〇元	慧敏	二〇〇元
慧光	二〇〇元	真妙	一〇〇元
慧選	三〇元	張錦綢	三〇元
嚴念湘	三〇元	真淨	二〇元
長淨	二〇元	性宏	二〇元
性觀	二〇元	性延	二〇元
林陳英	二〇元	林春	二〇元
昭賢	二〇元	妙顯	一〇元
羅官英	一〇元	林菊惠	一〇元
林金士	一〇元	性妙	一〇元
陳水財	五〇元	東初	三〇元
能果	一〇〇元	張月珠	二〇元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圓通大應國師語錄解題

大應國師於後深草天皇正元元年入宋，投徑山虛堂和尚傳其法，歸來住四方大刹，大振玄旨。門下後傑輩起，通翁鏡圓，絕塵卓卓，峰翁祖一，宗翁妙超，物外可叶，可翁宗然，月堂宗規等，就中妙超（大應國師）最著。其下關山慧玄（無相大師）編起，末流益見繁興，如景川宗隆，特芳禪傑，大休宗休，東陽英朝，白隱禪師皆屬此派，是以日本臨濟宗即大應大燈二祖流裔，非過言也。

本書大應國師語錄，蒐輯國師一代法語，初收筑前興德禪寺語錄，次載同國崇福寺語錄，第三卷收錄洛陽萬壽寺語錄，錄長建長寺語錄、法語、佛祖贊、小佛事、偈頌及中國杭州萬壽寺延俊撰國師塔銘等，外附宗泐之序、西淵、智及、楚俊、崇彭等跋。編者爲師之侍者祖照、慈禪、宗心、克原等。其語簡古嚴整，無毫末虛妄浮薄之跡，誠開示學者之好文字。故西淵子曇跋曰：「今覽興德堂頭南浦法兄禪師舉揚綱要，長劍快馬，運轉如風，略無縫罅可容覷測，若其眨眼之流，豈止橫尸萬里，余意虛堂老伯，未必有此作也。」等語，必非溢美之言。

案國師傳，名紹明，諱（疑當作字），南浦，俗姓藤原氏，駿州安倍郡人。四條天皇嘉祿元年生，是年入宋之聖一國師，實出於師之同郡，幼入本州建德寺淨禪法師之門，十五歲薙髮。尋往鎌倉，謁當時在常樂寺舉揚禪風之蘭溪道隆，後道隆入建長寺，師亦隨至，參究不倦。正元元年，師二十五歲，辭去渡宋，遍參知識，後謁淨慈寺虛堂智愚，虛堂命典賓客，送迎外參扣弗弛。咸淳元年秋

，虛堂遷徑山，師亦從之，一夜定起，豁然大悟，乃作偈曰：「忽然心境共忘時，大地山河透脫機，法王法身全體現，時人相對不相知。」虛堂見之大喜，告衆曰：「明知客參禪大徹了。」咸淳三年（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四年）秋，師告辭回國。臨去，虛堂贈偈曰：「敲磬門庭細細摩，路頭盡處再經過，明明說與虛堂叟，東海兒孫日轉多。」山中大衆惜別，賦詩以餞者四十三人，以是足知師爲衆所推重。歸朝後，復在道隆席下知藏。文永七年冬，師年三十六歲，出世筑前之興竹寺。明年，更遷太宰府之崇福寺，在九州三十三年，參徒日盛，西海禪風大興。嘉元二年，奉詔入京師，後宇多院召入宮掖問法要，奏答稱旨。勅住叢下萬壽寺。又東山故址創嘉元寺，詔師爲第一祖。德治二年，北條貞時請下關東，留正觀寺。同年，嗣無隱國範之後爲建長寺第十三世，入寺之夕小參曰：「今年臘月二十九日，來無所來，明年臘月二十九日去無所去。」大衆驚訝，不喻其意。翌廷慶元年臘月二十九日，忽示微疾。至二更書偈曰：「阿風罵雨，佛祖不知。一機管轉，閃電猶遲。」書畢，跏趺而逝。世壽七十有四，法臘六十，勅諡圓通大應國師。有語錄三卷，法語一卷，假名法語一卷。又勅建西京龍翔寺，塔於寺之後山曰普光。門人分靈骨於天源（建長寺內）瑞雲（崇福寺內）兩庵，其木牌今尙存尾州之妙興寺。詳見本錄卷末塔銘。

緇門寶藏集解題

本書，丹波千田之法常寺開山、勅賜定慧明光佛頂國師一絲和尚撰。三卷二十二章，始於學道要生決定信心，述信得生死大事，終辨踐履工夫，以

到大休歇田地，爲其說之極致。而其中間，慣擇師友，微見本性，明心之理，修禪之方，用工夫之要，及向上末後，邪正賓主之句，分別列記，部類相從。間加以折衷評論，所說丁寧懇切，事有過於老婆心切之想。是以古來參玄之徒，皆襲藏此書，以供學道指針。

案國師傳：師名文守，字一絲，木工頭岩倉具堯第三子，母爲左中將國基繼之女，後陽成天皇慶長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於京師，八歲，召入禁中，給事皇太后和門院，十四歲，就相國寺靈峯梵峯習和漢書，日夜不怠。十九歲時，聞禪錄半疑半信，乃赴泉州堺參澤庵中彰和尚，質其疑義，由是傾誠歸向澤庵。後往根尾山投賢後律師究律學，寬永四年，師年二十，一夕翻然去根尾，走泉州，復參澤庵。六年秋，澤庵偶觸幕府意，謫羽州上之山。國師亦於九月下羽州，省澤庵於春西庵。翌七年春，由羽州歸京師，結草庵於洛西之西岡，扁曰閑夢，專樂禪寂。是時近衛信尋，烏丸光廣諸公，屢訪師於山庵談禪。又後尾水上皇聞師道價，召問法要，大愜皇情。九年秋八月，於丹波九條山下創一庵，與二三衲子枯坐，激揚古道。時烏丸光廣求師消息，化名虛無僧，尋得庵居，相見互慶。而其庵室僅方丈茅屋，於是光廣於翌寬永十一年，創桐江庵於九條山下，廷師居之。師一日齋後過庵前大樹樹下，忽爲大悟。由是家風益嚴峻，四來玄徒，多望崖而退。偶登其門者，皆叢林清練衲子。時後水尾上皇命近臣於洛北西加茂村創靈源寺，以師爲開山第一祖。然師留錫靈源，僅一月餘，再歸丹波故棲。以故上皇又詔鼎新桐江庵，號大梅山法常寺，亦以師爲第一世。是實寬永十八年春，國師三十四歲也。江州永源寺空子元音，傾慕國師道風，請來丹山董永源法席，師堅辭不聽，遂許其請。二十年秋八月，駐錫永源爲其第八十代住持。與愚堂雲居諸老商量往來，遂爲愚堂法嗣，是實寬永二十年國師三十六歲時也。正保二年，師罹疾醫藥奏効。翌年春再發

上皇深煩瘡，遣醫診療，又賜浴有馬溫泉，殊遇稠疊。三月，病益甚，十六日晡時，謂左右曰：「吾近日行脚，汝等應以祖道為念，勿負初志。」十九日，靠案坐，午時，右臂臥入寂，世壽三十九，法臘二十。全身葬瑞石後山。法常寺收遺髮，塔日淵默。延寶六年春，詔賜定慧明光佛頂國師諡號，減後，門人蒐集遺稿，編語錄五卷，今行於世。師之著作此外有東觀紀行一卷，（寫本）繡門寶藏垂誠，大梅夜話、信心銘辨注（疑脫各字，）一卷。付法弟子石鼎文頌，如雪文嚴、智明淨因、了誼、光顯、中郁等。師長於丹青，為小堀政一、松花堂昭乘等方外之友，法務餘暇，能作一筆畫，雖粗淡頗有氣韻。遺品今猶為世珍重。又善茶道。

大燈國師語錄解題

大燈國師超妙和尚嗣大應國師南浦和尙之衣鉢，舉揚宗風。一代五十六年間，住京之靈居寺，大德寺及筑前之崇福寺，成就多數學者，就中關山、微翁、虎溪、白翁、海峯、金剛、直庵等，莫非一時名衲。而其末流益繁興，為日本臨濟禪界兩大主幹。本書實斯大宗師之遺錄，其接化度生之手段方法，亦自不同。錄中宣揚臨濟禪風，破碎雲門機關，極其所至，有穿山貫石，鼻孔血淋漓之致。謂能宣示臨濟禪之最真潮，實非過當。編者為國師之侍者性智、宗貞、惠眼等。第一卷收嘉應元年冬大德寺住山後之法語，第二卷收筑前國太宰府崇福寺住山後之語要及大德寺再住後之法語並頌古抄古又禪興所作之行狀等。元和再刊本有識語曰：「開山大燈國師語錄板行，值應仁世亂劫時燒失矣。今既逮百五十餘歲，十二世之子孫宗玩以衣鉢資再刊，三秩錄不值半文錢，若遂他昭覽，則人謂家醜向外揚矣。實元和七辛酉年七月日，奉寄附於大德雲門庵。」是足以知本錄如何再刊矣。

案國師傳：諱妙超，號宗峯，播州依西郡紀氏子，弘安五年生。父母嘗於木州書寫山禪觀音，

蒙吉夢而師生。幼稱神童，十一歲登書寫山，師事戒信律師學天台，一日歎曰：「假使究九流三藏百家異道之書，豈若立文字，直指單傳之宗。」即出京師赴相州，歷參諸尊宿，遂謁鎌倉萬壽寺佛國國師高峯和尚，與語契機。一夕坐僧堂，開僧舉百丈「靈光獨耀，圓覺無所，體露真常，不拘文字。」之頌，豁然有省，直入室是所解，高峯領之。嘉元二年，大應國師（紹明）應詔自筑前崇福寺入京都船光庵，師聞其手段辛辣，往謁即問訊曰：「學人遠來化下，請師一接。」大應曰：「老來力盡，且坐喫茶。」問答數番後，大應深加敬重，由是朝參暮請，不敢退轉。大應承詔住京萬壽寺，師從之，侍巾瓶，大應示翠巖眉毛在麼？雲門三關公案，師歷下語，國師曰：「爾能於關字著精彩，他時別有生涯。」師盡力日夜精究，德治二年，大應赴相州。住建長寺，師隨往，一日當鎖鑰放在案上，忽然大悟，汗流浹背，急趨方丈，下語曰：「即今幾與和尚同趣。」大應大愕曰：「夜來夢雲門大師入室見吾，爾今日透關字，爾是雲門再來。」師掩耳出。翌日呈投機二偈，其一曰：「透過雲關無舊路，青天白日自家山，機輪通變人難到，金色頭陀拱手還。」大應大喜，援筆自書其後云：「爾既明投暗合，吾不如爾，吾宗到爾大興於世，只是二十年長養，後人知吾證明。」時師年二十六，乃德治二年也。

延慶元年十二月，大應國師入寂，師心喪既畢，歸京卜居於洛東雲居寺，衲子繼六七輩，刻苦自勵。未幾去雲居，移於京之北郊紫野庵居，聲下繼素，參扣踵接。時赤松圓心及則祐，於師之道價，深切皈依。授巨資建堂宇，稱龍寶山大德禪寺，請師為開山始祖。嘉應元年十二月，師進大德，開堂演法。當時玄惠法師等僧備者九名，欲奏於朝，破却禪宗，且來與師詰難，師一一論破之，諸僧皆稽首，遂執弟子禮。就中玄惠最心服，入室參禪，施

其第宅為大德寺方丈，今雲門庵是也。花園上皇，聆師道風，下詔召入宮中問法要，奏答極旨，玄談移時，特賜興禪大燈國師號，且勅以大德寺為朝廷第一禪所。後醍醐天皇又勅師就清涼殿座說法，恩寵益渥。由是屢召入禁掖，動問奏封，賜黃金、緞帛及庄田，加賜高麗正燈國師號。正中年間，南禪寺空席，三度下勅使董之，師固辭，竟不赴。建武元年，降旨陞大德寺與南禪寺同格。筑前太宰府大友賴尙，請師住崇福寺，師以先師大應國師開法之地，忻然赴之。住持暮年，又歸大德寺，德祿覆一世。四年（即延元六年）冬，示微疾，以後事付囑微翁，十二月二十一日夜，遺誠諸徒曰：「我滅後，火花置骨丈室，勿別造塔。」二十二日午時，端坐胡床，欲示寂。師有足疾，不能結跏趺坐，首座以此為憾。師自以兩手拗左足加右股之上，左膝傷折，血流染衣，書辭世偈曰：「截斷佛祖，吹毛常磨，機輪轉處，虛空咬牙。」擲筆而逝。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四，門弟子奉遺命藏靈骨丈室中，賜額靈光。嗣法十五人，有語錄二卷，假名法語一卷，辭雲夜話一卷，貞享三年，靈元天皇勅加賜大慈雲匡真國師之號，餘詳本錄末所附行狀。

本刊編輯部啟事

本刊編輯部，現已遷至新北投幽雅路一巷五號紫竹林；今後有關本刊稿件及新聞稿，均請逕函現址為荷。

人生編輯部敬啟

蓋樓的故事

謝冰瑩



有一個很潤的商人，參加一位朋友生日的宴會，他看見三層樓上佈置得富麗堂皇，華美無比，心裏暗自想道：「我住在平房裏，已經有四十多年了，何不也蓋一座樓房，住在裏面，舒服舒服呢。」

於是，他詢問朋友，蓋這座樓房花了多少錢，朋友告訴他數目之後，他不覺大吃一驚：

「要這麼多錢，太貴了！太貴了！」

這位商人的名字叫王令色，他是個非常小氣而又愛面子的矛盾人物，他一面要享受，一面又捨不得錢。

「呵，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了，朋友這一棟房子一共有三層樓，我如今只蓋第三層，不要第一、二層，不就可以省下三分之二錢嗎？」

主意打定，就開始尋找建築工人。

王令色在回家的路上，看見一家營造廠的房屋廣告圖樣，於是走了進去詢問：「誰能造三層樓房？」

一位穿著漂亮西裝的中年人走出來了，看見來人是個大肚皮商人，相

信一定很有錢，連忙請他進裏面小房間坐下，還泡了一杯龍井茶擺在王令色面前，並且拿出很多房屋的藍圖來給他看；王令色本來一字不識，他搖了搖頭說：

「不用看了，我的眼睛有點不舒服，看了這些東西，反而覺得麻煩；我現在領你去我那位朋友的房子，只要像他的一樣就好的。」

營造廠的林老板，就跟著王令色跑到他朋友的房子面前，王令色說：

「知道嗎？完全像這座房子一樣，要三層，記著！我是看過第三層的，真漂亮！真舒服！」

林老板連忙回答他：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王先生，不要說三層，我們連十多層的房子都蓋過呵！」

他們說好了價錢之後，就開始在王令色後面的菜園裏動起工來，經過一個月時間，只打了地基，還沒有蓋好第一層；王令色氣極了，他對林老板發起脾氣來：

「豈有此理！你們真慢，開工這麼久了，為什麼還不把房子蓋好？我

要你蓋的是三層樓房，你為什麼不聽話，偏要從下面蓋起！」

「王先生，誰蓋房子都是從第一層蓋起的，先要打好地基，埋好鋼骨、水泥，才能一層一層地往上蓋。」

「胡說！我只要三層，不要一樓二樓；你花了許多冤枉錢，使我心痛，走吧，我要另外找人，不要你蓋了！」

「真是土包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這種人，隨便你跑到那裏去問，絕對沒有蓋房子不打地基的人！」

林老板也氣得連脖子都漲紅了。

「什麼地基天基，我不懂這一套，不要囉嗦了，去你的吧！」

林老板向王令色

色算清了賬就氣憤憤地回家了。

第二天，王令色又找了一家營造商來，告訴他要建築一座三層樓房；

但「不要一、二兩層」。

「笑話！笑話，真是大笑話！王先生，你恐怕喝醉了酒吧？要不然，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呢？請問，不先蓋一樓二樓，從什麼地方蓋三樓呢？它不能用鐵絲吊在空中呀！」

王令色聽到這位李老板在罵他，

一句話也不說，只用手指着大門，叫他立刻走開。

以後，他又找了第三家營造商來，這人穿著工人服裝，他常常在鄉下建築房子，不常到城裏來，王令色覺得鄉下人沒有城裏人狡猾，今天找這位丁司務一定很好，他把要建築一座三層樓房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

「王先生，我也像他們兩位一樣，一定要先蓋好下面兩層，才能蓋三層的。」

「滾你的吧，你們都是笨蛋！」

「一點不錯，只有真正的笨蛋，才想到要起空中樓閣呵！」

丁司務哈哈大笑地走了。



我只要三樓，不要一樓二樓，……」

雲海和櫻花

無念



上阿里山，這已是第二次。這一回專為去看櫻花。在未作舊地重遊之先，心底雖存有親切的熟識之感，但得來的印象，却比第一次新鮮美麗多了。

火車從平地到險峻的山嶺，迂迴爬行了重山萬壑之間，所見瑰麗的景物，以及登山覽勝，這整個旅程，就彷彿和一個會有一面之緣的朋友，再度把晤，不但增添了許多新的認識，簡直是增進一層交情啦。

四年以前的初夏，遊南部，臨時受友人慫恿，會跟着去過阿里山。那時天氣很熱，林管處的小火車，僅有幾節車箱，車小人多。好容易擠進人堆，勉強得半個座位。因座八小時以上，轉都轉不過身，慢說欣賞風景的雅興了。

這次情形大為改善，因便於旅客登山賞櫻，特掛了遊覽專車。早晨八時自嘉義出發，上山只化了六小時，而同車者，雖不相識，但志同道合，看風景的興趣極為濃厚。甚至有人跪在座位上，把半個身子伸向窗外。每經過懸崖深淵上的危橋，或看見特殊幽奇的风光，必喊出讚嘆式的驚叫，即便正在打瞌睡的人，受了這聲驚嘆的引誘，也會揉揉睡眼，立刻向窗外看個究竟。

斯日，平地本來是陰霾的天氣，進入高山，天色漸漸開朗。罩在霧氣裏的遠山近樹，由灰濛濛的影子，逐漸現出本來面目。一時深淺濃淡各種的綠色，分別敷上峯巒疊嶂、森林、叢莽、老樹、藤蘿……

火車向上掙扎着蛇行，車頭殿後，沉重的喘息着，噴着濃黑的烟柱。過橋穿洞，半環長龍，與高山深谷的境界相對，不啻是一隻小小玩具吧了。

每進一山洞，延綿伸展的景色，便突然中斷，暗暗為之惋惜不已，漆黑一團，有時要維持到十來分鐘。但過一山洞，也必轉換一新鏡頭。記得一次出洞，忽逢一片雲海，潔白的雲絮，平平穩穩的鋪展開去，沒入浩渺的天邊，這景色，就同臺北到宜蘭的公路上，穿過山洞大海豁然出現面前一樣叫人驚奇。可是這無際的雲海，多輕俏，多平靜，多柔軟啊！一道道的波紋，端凝不動。峻峭的山峯，半身淹沒在雲霧裏，有如危崖伸出海面。遠處一二黛青的山頭，忽現忽隱，那是海上虛無飄渺的仙島！薄雲瀟瀟漫近谷，裊裊上騰，又好像浪浪打在岩石上，激起的水花。啊，是真是幻，幽虛莫測——好一個天上的海港！瞻望鮮藍的天，藍得要流下來。

我們已昇高在天空白雲之上，天上果然通體光明澄澈，隔着白雲，下界却是灰暗的陰天！

火車沿着崖壁，繞山盤旋，走了幾小時，依然身在此山中。浮懸的雲海，却愈來愈為瑩白。我遐想那是北極的冰洋，揚着雪浪，擁着點點仙山，那兒定有通往天宮的航路。

抵達阿里山。第一感覺：空氣中似滲和了薄荷酒，飽吸一口，芳香又沁涼，這免費澄澈的飲料，儘量酣飲吧！讓肺腑的濁氣來一次大清除。

一下火車，山麓、路邊、隨處都有盛開的櫻花，玉白的花朵，密密層層，素雅而燦爛。山間的松林，彷彿是無盡嚴整的寶塔，一派凝重的深翠，襯映得這裏那裏的櫻花，益發艷光四射。

待把簡單行李，安妥於林場招待所，即往香林園校一帶出遊。招待所前的一條山路，兩邊盡植櫻樹，花枝交蔭，一片淡雅的雪，如雲如錦。野蜂嗡嗡鳴，照在極其明亮的太陽底下，不能不相信這是人間的仙境了。花瓣輕輕地不斷飛落下來，宛若一隻隻玉錢小蝶，顫動單薄的翅翼，十分逗人憐愛。它飛在行人的衣襟上，頭髮上，鋪滿道路上。我們踏着堆積花瓣的路，穿行在花雨裏，走入了夢境。

阿里山一切資源來自樹木，所以對大樹巨木，神而靈之。我最欣賞博物館後的一座樹靈塔，它充分表現了對樹木的尊崇，更使這座在遠的森林處，加深了莊嚴氣氛。靈塔位於密林深處，森森的林蔭，將天遮滿了，陰涼的天氣，浮動蘗苔和松脂的香味。下午的斜陽，注入一道一道的光霧，我們好像沐浴在神奇的海底，陽光中透明的嫩草，真以為是飄飄的綠藻哩。

這兒有幾棵巨大的千歲檜，尤以神社旁邊的一棵最偉大，樹圍數十公尺，樹頂高不可測，直衝天心。那磅礴的氣概，真可稱得上頂天立地，氣壯山岳。當您瞻仰過這種大樹，浩然之氣，自會油然而生，通山門的路徑，逼此去慈雲寺，通山門的路徑，被蔓草封沒了。荊棘叢中却有一棵艷麗無比的花，蓓蕾是紅的，開出的是潔白。一簇簇的大花，好像是夾竹桃和杜鵑調和創造的新品種吧。見了美的東西，人的佔有慾就隨即發生起。遊客中不乏有人，伸手大把採拮。而同行者，也禁不住發生嘆嘆：「唉！給我們院子裏種這麼一棵多好！」

慈雲寺內空無人影，止水一樣的清靜。單獨進內禮佛，我想：如果得在這兒修心養性，是多麼的一份清福！可惜像我這樣的俗人，被塵緣捆得緊緊的，還難存這種奢望嗎？

折返往訪神木。這一節路，很能代表阿里山的特色。羣峯屏立，大樹直入蒼冥，深谷亂石之間流泉淙淙。剛才當火車打神木經過，只見樹上一叢濃綠，冒著些鮮紅的嫩葉，還以為是

(下轉十四頁)

三十兩金得來的善報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善惡報應，絲毫不爽。「欲知前世因，今世受者是；欲知來生果，今生作者是。」隔世以至歷劫的因果報應，似乎說得遠了一點，且讓我說一個現報的故事吧！

種一善因，可得百倍善果，你相信麼？若云不信，可問農夫，一粒好穀種是否會長成百粒穀子。行一布施，可得千萬倍以至無數的福報，你相信麼？若曰不信，請洗手焚香誦金剛經：「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不可思量。」不住相就是心性開朗，施人不念，亦不求報，了無執著。正所謂「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這樣似又說得玄了一點，玄理不甚好講，也不大好懂，還是看看平實近人的三十兩金得來的善報吧！

大月國弗迦羅城，有一位畫師，名叫千那，以賣畫為業；往來東方多利施羅國，作客他邦，經過十二年之久，積得三十兩金。畫師久客思鄉，便攜金返回本國。行經佛寺，遇見一班和尚，忽動善念，發心布施，便跑進梵刹，即問維那：「老法師，我想供養僧衆一日的齋飯，要多少錢才辦得到？」

「三十兩金就可以。」維那老實地答。

「你可知道我口袋裏的錢有多少？」

「錢是你的，我又沒得天眼通，怎會知道！」

畫師細想——供僧所需的錢，不多不少，恰符自己所有之數，頗覺奇怪。隨後一轉念，認為這是一個殊勝善緣，便毫無吝吝地盡傾囊中所有，即時

備餉交給維那。如此慷慨而又爽快，確屬奇人奇事。臨行，他對維那說：

「就請明日設齋，我當親來供養。」

「阿彌陀佛，功德無量！」維那合掌讚嘆。

畫師作禮而退，兩手空空，回到家裏。他的太太見了，滿心歡喜，問道：

「十二年久別，作得什麼好東西帶回來？」

「得了三十兩金。」

「在那裏？給我看看！」

「已種了福田。」

「什麼？這樣快就買了一幅田了？」

「不是！我拿出布施種福，設齋供僧，已付完了！口袋裏一文錢也沒有。」

「真是可惡也！」太太大罵一聲，作河東獅吼，瞪着眼，緊着眉，氣不能平，續罵道：「你這個大傻瓜，癡東西！怎的積十二年辛勞所得，一旦就付諸流水？你這棄妻子，不負贍養責任，我和你見官府評理去。」

「好太太，有事慢慢講，何必生氣？」畫師嚇得胆顫心驚，手脚發抖，面有青色，原有他也是陳李常之流。

兩夫妻拉拉扯扯，纏到官所，太太把經過事情陳述一遍，要追回原款。官問：

「為什麼你的錢不給養妻兒，反而施捨別人呢？」

「我前世未嘗作福，所以今生貧窮辛苦。……」

畫師的話還未完，執事官就搶嘴：

「那就應該積貯幾文錢，才是道理！」

「大人有所不知，」畫師答：「我今得遇衆僧，正是良好的福田。若今生還不廣種善因，後世又復貧苦，如是貧苦相續，無有了期，難得解脫，所以我把所有的錢，一併施與衆僧。」

「善哉善哉！」

原來斷事官是一位在家居士，聞言感動，立即脫下環珞及所乘肥馬，並寫下書契，連村莊一併施贈畫師，含笑地說道：

「你布施衆僧，是明日設齋，今日衆僧還未食你的齋，但你已得了眼前善報。這就好像穀子還未成熟，已先長出了芽。我送給你的東西，只是小小的穀芽，你的大果報還在後頭咧！」

太太此時才明白因果報應的大道理，心生歡喜，深信布施功德，不可思量。畫師隨偕太太向官拜謝，然後回家，夫婦和好如初。

本篇取材大智度論：

大月國弗迦羅城，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往來東方多利施羅城，作客賣畫。經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携還本國。遇見衆僧，發心布施。即問維那：「須金幾何，得飯僧一日？」答曰：「可用三十兩金。」畫師即傾囊併付維那，告之曰：「乞辦一齋，我明日當來。」即空手歸家。婦問：「十二年作得何等物？」答曰：「得三十兩金，已作福田，付僧設食。」婦怒，縛夫送官，具陳上事。官問：「何以不給婦兒，而以施他？」畫師答曰：「我前世未作福，故今生多窮辛苦。得遇衆僧，是良福田。若復不種善因，後世復貧。貧苦相續，無有脫時。是故併施衆僧。其斷事官是優婆塞，聞言稱善。即解環珞及所乘馬，並聚落以施畫師。謂之曰：「你施衆僧，而衆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熟而芽已生；而大果報還在後焉！」」

被遺忘了的大屯幽瀑

夢 鈴

記新春北投之遊——生活雜記之三

春風春雨鎖春山，紛紛的細雨，從去年飄落到今年，已整整的下了一個多星期了，它不但鎖住了春山，而且在我心扉上也上了鎖。

初四那天，雖然是個初春的早晨，朦朧的煙霧，像少女的面紗，籠罩住了遠處的山和樹，呈灰褐色的大地，此時更顯得淒冷和寂寞了。倦慵在被窩裡的我，聆聽着窗外打芭蕉的韻聲，凝視着身旁甜睡中的南來知友，我不禁一骨碌地從床上坐了起來，虔誠地合十向佛菩薩祈禱：

「願佛菩薩賜給我們一顆愉快的心。」

去年年底，我們便已計劃好了今目的旅程，所以，沒有化太多的時間去考慮，九時半左右，度美、紀美和我在絲絲的小雨中抵達了新北投的火車站了。去冬邀遊的友人，也已候在那兒準備導我們暢遊全省八景十二勝之一的北投風光。

拜年是我國固有的習俗，新春出遊是免不了的一套，這是禮貌。因此，我們今日將拜年安排在遊北投節目之首。

下了火車，順着柏油道前進，我們先後到了居士林、覺苑、文化館、普門精舍等地，向各位法師頂禮問

訊，以賀年釐。道旁的兩行樹都已換上了新綠，空氣中似乎都充滿了綠的氣氛，我們已嗅到了春的氣息，是那樣的柔和，舒暢，像慈母的手般地撫着遊子的心……。

承蒙覺苑主人熱誠的招待，中午，我們在那兒很快地吃了一頓豐富的素餐，由於時間的緊湊，我們便謝別了覺苑的主人，沿着陰濕的山路，隨那溫泉流水協奏曲，踏着緩慢的步伐去嚮往已久的大屯山。

此時，天已放晴，溫和的陽光已揭開了山林的面紗，露出那誘人的綠色，分外顯得清翠欲滴了，這是春雨所賜予的良辰美景，我一定盡情欣賞它！所以我感到，天不是在下雨，而是給衆生洒甘露呵！春雨是生命的象徵，它象徵一切美麗的事物和綺麗的幻想，瞧吧！花苞裂開了，枯木萌芽了，心扉的鎖也已扭開了，這一切的一切，還不是受了甘露的潤澤嗎？穿過了那素有革命堡壘之稱的政工幹校，去大屯山踏青的陣容加強了。離開幹校，向西北角步行約廿分鐘的光景，我們發現了路旁有條會唱歌的小溪，潺潺之聲不絕於耳，一路上沒有車聲，沒有太多的笑聲，每個人似乎都在幻想着山中幽美的景緻。走

了不久的時間，只見溪旁遠近都是一堆堆灰色的泥土，有的堆在茅蓬裡，彷彿都待加工中，據嚮導告訴我們：「沿溪盛產瓷土，此土可燒器皿，每斤價值昂貴呢！」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跑去抓了一把，捏在手裡，深覺此土黏性很大，燒出來的器皿大概很精細吧？

沿溪前進，我們邊走邊談，邊談邊玩，像劉姥姥進入大觀園般的好奇，看到冒煙的水，放手下去摸一摸，見了奇怪的花草，也把他採些帶走留作標本，結果未到山上，已採了一手的楓葉和些不知名的怪葉奇枝了。約走了十多分鐘，還未聞流泉之聲，只見荊莽遍野，無異於其它之荒山野嶺，實提不起遊興。

行行重行行，我不耐煩地跟着他們往上爬，俄而高峯嶺嶺，亂石矗立，奇崖峭壁，峻險異常，我和度美等不禁爲之一驚而興發，直往上衝。此時水聲已隱，山徑崎嶇，枯枝亂荊堵住了去路，尙好有嚮導在前，否則定會誤入野嶺，迷途難返呢！前行數十步，峭壁互夾，峽徑繞過一人，久雨初晴，山路潤滑，藤蘿盤壁，樹木參天，遮蔽天日，我們一個個魚貫進入峽徑，身心不覺有點森然之，似此復行若百步，忽聞溪水潺潺，音響鏗鏘，憑壁佇聽，詩意盎然。柳暗花明，幾經轉折，峭壁已盡，豁然開闊，翠岫聳峙之中，玉帶高垂，一條瀾在二尺長達廿公尺的瀑布，忽然呈現於眼前；同遊的同伴，雅興驟來，不禁信口而占曰：「瀑布像一條銀帶；瀑布像一條白練；

瀑布像一枝粉筆；瀑布像一幅垂簾。都不像！都不像！像什麼？」

沒有人能回答出來，我們想大概像「廣長舌」吧！是不是呢？那只好留待同行自參了。

世人均喜愛郊遊熱鬧之名區，如此幽美之雅景，竟無人問津？豈不辜惜！

我們解囊寬衣，面瀑而坐，仰望高空，宛若置身井底，俯視地面，野花叢生，苦竹亂牽，碧草如茵，青苔滿地，可見遊人之稀。旁伴小潭，潭邊兩個人頭深，水流直瀉潭中，激起朵朵銀花，但猶清淺見底，我背着遊伴喝了一口，水質清甜，其冷如冰，潭旁亂石如雲，石上伏了不少黑褐色的石螺，石隙間有些小蝦跳來跳去像在捉迷藏，偶有一兩條魚兒游暢於水草之間，頗饒野趣。潭的四壁如削，麻竹倒吊於壁上，幽雅至極。拾水聲外，一片寂靜，超然物外，寄足於此，頓時塵囂全消，五濁俗情，早已忘懷於五里雲霄外，身心飄飄然如登極樂之境，個中樂趣，非親臨其境者無法領悟。

牡丹雖美，要綠葉扶持；大屯山的垂瀑，堪稱奇觀，然必有峻嶺削壁，古木野藤來點綴，否則何足以使遊客留連忘返呢？

我們徜徉在山水之間，縱情於荒郊野趣之中，已不知落日西沉，若不是山中氣候突然轉寒，我尚不知該離開那兒呢！我羨慕那些定居在山林裡

（下轉第十四頁）

見

聞

錄

·劉杰·

放生故事

一却不知其二。

幾個人捉了一隻蒼蠅，把蒼蠅的翅膀剪掉，蒼蠅飛不起來，只在地上跳來跳去。

「這真好玩！」玩了半天，興趣也沒有了，就有人提議：「把他打死算了！」

就在這時，王德政來了，他分開眾人，說：「你們多殘忍，蒼蠅也是一條生命啊！」於是就把蒼蠅放生了。

過了五年光陰，孩子們長大了。王德政在初中畢業後，去考高中。他考國文時，出的題目卻並不難。由於他緊張，手握起筆來只是發抖，同時考國文又是要用毛筆。於是毛筆在紙上抖來抖去，字也就東歪西斜，不成樣子。

他在作文時，把動詞的「治」字寫掉了一點，却成了「治」字。就那一個字，就影響到他的分數。那天先生在考卷時，一隻蒼蠅飛來了，一停就停在「治」字的一點上，「治」字又成了「治」字。他考取了。

這事到幾年後，他在他考試卷上發現到「治」字上有一印痕。他是細心的人，就仔細的研究，推敲，證明的蒼蠅的印痕無誤，他才記起了放生的一回事。

這故事一個傳一個，傳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佛在人心裡

年後我到臺中去，車上人多，我一直站到臺中。下火車就被同鄉握住我的手說：「我以為你又是黃牛了。」

「不會的。」我說：「我說來就來。」

「你還記得去年的話。」於是彼此哈哈一笑。我們是走路到同鄉家裡，一路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笑容滿面，有的愁眉滿臉，同鄉說：「幾人歡樂幾人愁。」

「唉。」我嘆口氣：「人生就和輪子一樣。」

「如果都像你的看法想法。」我的同鄉打斷我的話：「那就不會你爭我奪了。」

接着同鄉說：「只要在人生的海上航過船的人，加之觸過礁，就會知道人生不息，為的是四大皆空。」

「我倒想到另一件事。」我說：「臺北長袍馬褂又出籠了。」

「真的。」同鄉驚奇一下：「那人心裡還蘊藏著！空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我說：「這就是佛教徒的達觀派。」

「是的，我已經信佛了。在思想上是如是。」

一隻蒼蠅

一個愛睡午覺的人，而又被蒼蠅侵擾。他睡熟了，又被蒼蠅咬醒。他

起解脫的意境。」

從此後，他信佛了。

佛來決定

新年裡，新竹青草湖遊人最多；遊人中又以燒香拜佛為主。

青草湖有一靈隱寺。寺四周青山綠水，尤其梅花開放，樹影婆娑。新年這幾天，却是難得的好天氣。

寺內香燭繚繞，善男信女們固然虔誠一拜，就是來遊者，一進佛堂，肅然起敬，納頭便拜。

這納頭便拜中有一女郎，年方弱冠，美麗大方，但却心事重重，原來她為婚姻而左右。

她愛的是表哥。表哥人好，又精明能幹，而她父母却不答應，據說表哥的命不好，一生都是空，表哥是空命。

愛情第一，麵包也重要。於是，她就莫稜兩可，不知如何裁決，她就虔誠禱祝，抽籤決定。

籤曰：卦占榮顯究其真，共得玉珠共寶珍；出入往來多吉慶，舉家大小福聯臻。

她嫁給了表哥。她和表哥又找其他命者，推之再三，認為是好命，原來過去的宿命者是半路出家，知其

臺北佛教界護教大會 發表宣言支援藏胞抗暴



臺北佛教界護教大會，化界揭露共匪「人民公社」暴政及支援藏胞抗暴運動愛國護教大會，上月卅日假善導寺舉行，出席佛教界人士一百多人，由東初大法師主持。

與會人士經廣泛交換意見及討論後，發表大會宣言，指出大陸佛教徒因不堪長期忍受共匪蹂躪，已從四面八方匯集起一股洶湧澎湃的反共怒潮，尤其西藏教友們，已不分部落、民族，一致團結在僧團的領導下，展開了反共抗暴護法，衛教的革命行動，情形悲壯和慘烈，已震驚了自由世界。宣言中呼籲凡正信佛法的信徒們，應為真理，為正義，予藏胞們以有力的支援。

四月八日佛誕舉行浴佛典禮暨

支援藏胞抗暴護教大遊行

四月八日為二千五百〇三年佛誕節，並為響應各界支援西藏教胞抗暴，熱烈展開護教運動，臺北、市、縣、陽明山管理局擴大聯合舉行佛誕，當日各寺廟住持，信眾計有數萬人熱烈參加迎佛，浴佛典禮及支援西藏教胞抗暴遊行大會。

十普寺三藏佛學院

師生特節食三日集資

自共匪砲轟拉薩，屠殺藏胞，達賴領導抗暴，消息傳來，臺省佛教徒至為激動，臺北市南昌路十普寺戒壇全體僧尼及三藏學院師生特節食三日，集資二千元送請中央日報社函交西藏抗暴軍，以示支援之忱，並於二日電慰達賴喇嘛，復電我駐泰國

杭立武大使請轉東南亞各友邦佛教團體一致支援藏胞抗暴，該寺自上月二十八日起至四月八日止每天並為西藏殉難軍民誦經超薦。

中國佛教哲學概論出版了

李世傑居士新著「中國佛教哲學概論」一書，業已出版。該書內容，論說新穎，材料新鮮，包括各宗教理及佛教之根本原理，可謂佛學研究最良之參考書。現在剩餘部數不多，欲購從速，勿失良機。每冊售價二十五元。發售處在臺北市上海路一段東和寺內「臺灣佛教月刊社」。寄款請利片該社劃撥帳號「四六一一」號，最為簡便。

桃園佛教青年聯誼會

首開籌備大會

桃園佛教青年聯誼會於上(三)月二十二日，在桃園佛教社召開籌備大會。出席該會者計有道安法師、傅成法師與支會理事長李天生、佛敎社社長陳朝忠、中樞青年代表黃飛龍及全體發起人郭賢美、簡其財等三十餘人。大會主席由楊春風居士擔任，李保田居士為紀錄。游世勳擔任司儀。首由主席介紹與會人員及報告大會籌備經過，繼由道安、李天生、陳朝忠等法師居士相繼致詞，語重心長，均為最勉。據云此次會議，非常圓滿云。

香港已亥講經法會禮請

定西老法師說法

觀世音菩薩，無量劫前早成正覺，號正法明如來，依緣法身廣大，願力宏深，不離寂光，示居三土，依娑婆世界，現九界形，十方國土，教化眾生，於娑婆世界，有因緣，無一方隅，不現身，所有眾生，蒙利樂，雖人子多知聖號，遇災難，苦稱名，消滅除，誠所謂隨現現身，尋聲救苦之大慈悲父也。同仁等為祈禱世界和平，萬民安樂起見，發起講經法會，禮請東林念佛堂定西老法師演講「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以期闡明佛教之真理，與觀世音菩薩之無盡悲心。久仰閣下宿根深厚，開佛慧誠，務祈偕同親友，蒞會聽講，共聆法音，圓開佛慧，其功德利益誠有不可思議者也。

講經地址：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禮堂；
時間：農曆二月廿一日開講，至三月廿二日圓經，每晚七時半至九時半。

承印各種書籍
價格低廉

建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中華路

府之食素一唯灣臺

處食素界世

一流名師
負責烹調
精細美點
經濟小吃
包辦筵席
到府外燴
電話叫菜
隨叫隨送

號23段一街昌武市北臺

六八〇三二話電

籍書版翻種各印承

刷印版平 版製相照

館書印誠正

營自全完 訂裝西中

號三十巷六六一街州柳市北臺：址地

「西遊新記」為觀音義學義賣啟事

本書為本居主人梵影法師身遊尼泊爾、印度、暹羅、緬甸諸佛國後所著，對有關佛國浮羅、聖地風貌，發出於筆端，躍現於紙上，誠為佛教遊記中不可多得之史料。曾以「西遊散記」為題，連載於臺灣菩提雜誌。並散登於海潮音、無量壽、中國佛教各佛刊及南洋商報。全書十二萬餘字，文分三十節，珍貴攝影一百五十六張，由著者友好及諸信衆出資印行，現已出版，除分五百份贈出資助印者外，其餘一千七百部送交香港觀音義學，定價流通，以所售之款，全數充作觀音義學建校經費，望各方善長仁翁，從速定購。既可得觀佳作，復能資助義學，一舉兩得，功德無量！

定購處：星洲無盡燈社、檳城菩提學校、東埔寨中華正覺寺、非律賓大興信願寺、印度佛教蓮社、越南龍華寺、臺灣菩提樹月刊、香港佛經流通處、檀香山檀華寺。

香港觀音義學創辦人

大光法師以大批棉衣救濟

逃港漁民及一般難民

觀音義學創辦人光法師，以大批棉衣、毛毯、毛衫、等救濟逃港漁民及一般街頭露宿難民。緣以近數月來，本港陸續逃來許多漁民，棉服單衣流落街頭，厥狀至慘！大光法師乃佛陀慈悲度生之旨，奔走各方，籌募棉衣，得海內外人士之同情支持，計募得棉衣、毛毯、毛衫四千餘件，於舊曆年前後，分在荃灣、青山、大埔、長洲、大澳、香港仔、調景嶺、及各難民徙置區街頭，就地散發予各赤貧難民，受者莫不至為感激！據大光法師云：在本港龐大數字之難民羣中，此區區之數，其有助於救濟者，實微不足道，不過求其做到盡心而已。又悉：美籍法師，蘇曼迦羅，年前過港時，甚同情大光法師救濟之舉，曾當面捐助施衣救濟金一封，表隨喜云。

泰華佛教團體資助泰故僧王

功德法會圓滿結束

籌建紀念僧王佛教會議大廈

內政部登記內警署誌字第四五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字第二〇九號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賬戶八二五五號

泰華佛教團體（包括各善堂）聯合資助泰故僧王頌勒拍訶卡助昭公摩鑾哇樓臘然旺功德法會，於本月一日開始舉行，一連三天，由本京十二佛教分三天輪流誦經，至昨晚九時結束，各佛社善堂於功德法會結束後聯合舉行公祭大典，並獻金作為籌建「哇樓臘然旺」佛教會議大廈（紀念僧王）基金，全部功德即告功德圓滿。

昨晚參加公祭泰故僧王大典之各教佛社各善堂出席者，計有：報德善堂董事長陳振敬，玄辰善堂理事長蕭錦錫，龍華佛教社理事長廖振祥，義和念佛社兼萬金福壽壇佛教社理事長鄭漢材，光華佛教社理事長丁漢生，瑞寶亭佛教社理事長陳香園，復陽善堂理事長劉美興，復元善堂理事長吳文漢，淨德佛社理事長郭明湖，萬界保宮亭理事長劉印靜，象山獅山保宮亭理事長林木權，蓮邦佛教社理事長高鎮福，大光佛教社理事長蔡初萬，壽光佛教社理事長劉哲臣，萬華佛教社理事長杜和興，瑞池宮佛教社理事長林針儀，普覺佛學社代表林賢偉，中和堂代表陳惠民，中華佛學研究社代表馬筱章及各佛社各善堂代表等共百餘人。

公祭泰故僧王儀式於昨晚九時十分開始，由報德堂董事長陳振敬為主祭，各佛社各善堂理事長為陪祭，各代表為與祭。公祭儀式舉行時由報德堂代表林景瑞為禮生，龍華佛教社代表林德潤，義和念佛敬德社代表鄭坤成為禮生，報德堂代表林善謙祭文。

公祭儀式先由泰國僧務院長頌勒拍汪那助禮佛後，公祭即行開始。



影合者祭公與長院務僧國泰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四期

發行人：東

主編：性

經理：鍾時明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編輯部：新北投幽雅路一巷五號

外國分社：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楊乘

美國：知

檀香山：祖

承印者：宏昌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桂林路一〇六號

電話：三〇一六二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菲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劃撥帳號為「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臺幣參元